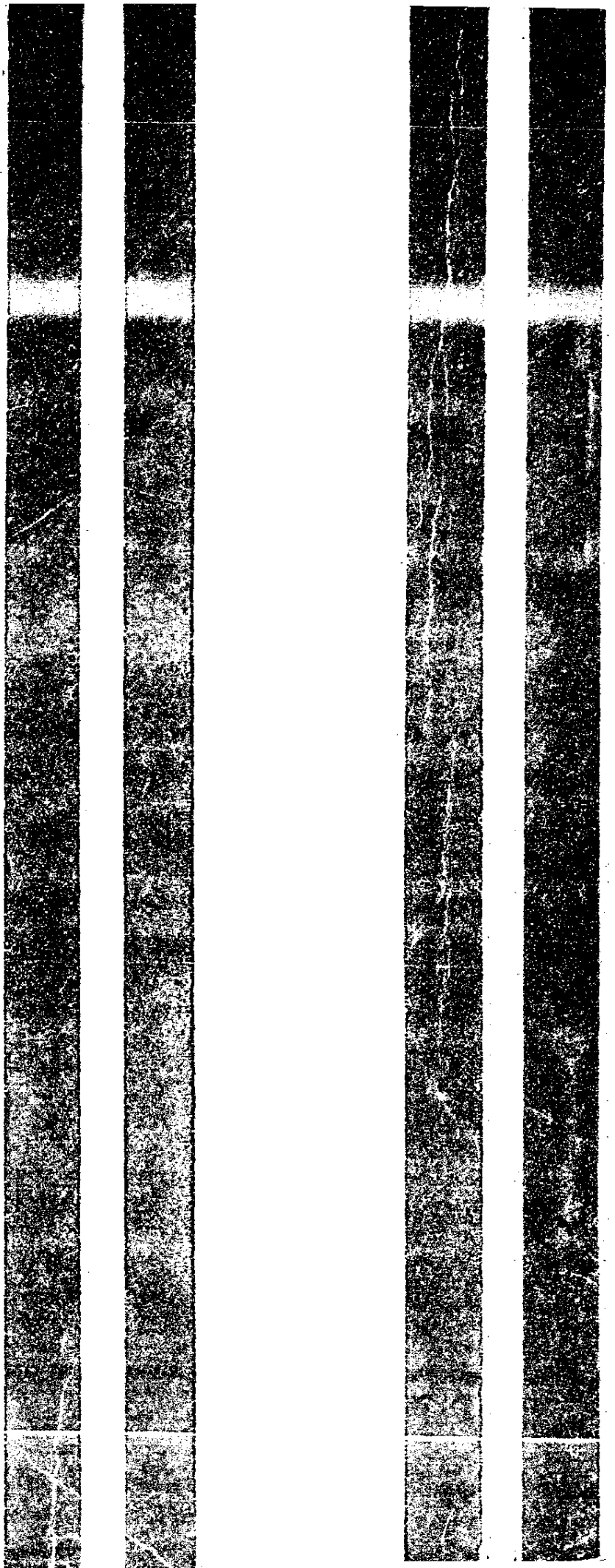


# 凱 又 滅



行 印 店 書 智 益

文學讀物

毀滅

益智書店印行

# 毀滅

一

春光旖旎，人們趁了明媚的季節，都成羣結隊地到花園裏去踏青，春神當着大家去玩賞他，迎接他的當兒，更似女孩在母親而前般的撒嬌撒癡，施出「迷魂」似的手段，把每個人的心都迷住了，因此；人們所有的歡樂的心理，已將這春光的美妙，全領了去，所以在花園裏任何的地方，都能見紅男綠女掩映在碧綠的樹蔭下。一灣清流的旁邊，映着幾棵粉紅色的碧桃花，更覺輕盈而姣豔了。燕影林



282955

然，和柳霞，同坐在桃柳間的露椅上談笑。

「嫣然！令尊可回來了。」燕影問。

「還沒有！」嫣然搖一搖頭說。

「爲了什麼事去？」影又問。

「因爲家嚴的一位執友周先生死了。大概就在這幾天可回來。」

「這學期你們校裏預備開遊藝會嗎？」

「這學期我們要舉行一個畢業典禮，當然是開的嚕。」

「那末你預備表演些什麼？」

「我是百無一能的，不過這次的遊藝會，恐怕要比上次精彩，因爲校方請了許多著名的音樂家來表演。」

「那是更好了，我記得去年的冬天，你校裏開遊藝會的時候，我會同惠弟一同來參觀過，惠弟對於你的清歌曼舞深爲敬佩，這次，如果你再參加歌舞的話，我和

惠弟一定又要來參觀的。」燕影欣然的說。

「影姊！你對我真太妙讚了，這學期二年級裏來了一位張小姐，她真是一位歌舞家，要比我好得十倍哩！這次聽說她要表演一隻『春之花』；」我又聽說她是劉文華的表妹，但我沒有問過她，不知是真是假。」

「啊！霞妹！妳校裏的劉文華到底怎樣了？影恍然的記不起說，」

「我不知道。」霞搖着頭說：「不過聽見同學說：他已經不在此地了。影姊！妳只要問我哥哥好了！」

「是不是惠弟？」

「唔！」霞點點頭，又說：「他曉得很詳細。」

「他怎麼知道？」

「哦！哥哥和劉先生，黃自新等，都是在一個學校裏畢業的，況且都很知己，怎麼會不尿道呢？」霞張大了兩隻烏黑的眼睛，很疑惑的說：「或者你去問自新較

便當些。」

「呸！」燕影不禁的紅一紅臉。

嫣然向燕影投了一個含疑的眼光，像不懂燕影紅臉的理由；又望望柳霞，見她正笑得前俯後仰。

「影姊，我失言了，請原諒我。」半響，霞才說：「我投考女高是劉先生介紹的，難道哥哥沒有同你說過嗎？」

「沒有，大概……」

「影姊！妳看！」柳霞不等燕影說完，就搶着嚷道。並且用右手的食指，指着小溪對面的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說：「這不是哥哥嗎？」

「唔！是惠弟。」影也睜眼向對面一看。

那時；嫣然也側頭向對岸一望；見惠卿微褐而黃的面孔，柔美的二眼，配着不大不小的嘴唇，如有使人不得不愛他的魔力。身上穿着一身灰白色的西裝，沒精打

彩地倚在楊柳邊，正在寫生對面的青山與小河。

「哥哥！——哥哥！——」柳霞帶跳地經過了小橋，跑到柳惠卿的旁邊，替他收拾了寫生器具，拉住了手，一同到燕影處來。

「惠弟！」燕影站起來含笑地說。那時候；嫣然微低着頭，含笑偷望了他一眼。

「影姊！請坐。」他說着，也在另一把露椅上坐下。

「我替你們兩位介紹。」燕影笑了一笑，先指着惠卿說：「這位是我的表弟，柳惠卿先生，現在國立大學讀書，是位未來的藝術家。」

嫣然站起來紅着臉，對他微點了點頭。

「這位就是我和你說起的林小姐嫣然，是高材生。」影又指着嫣然對惠卿說：「在去年的冬天，你不是也曾同我到她校裏去參觀遊藝會的，你忘記了嗎？」

「吓！原來是林小姐，久仰！久仰！」惠卿臉上發出了一陣得意的微笑，兩條

眼光在她的面上圍繞着，嫣然被他看不過了，就默默地低了頭坐下。

惠卿見她瓜子形的面孔，白裏泛桃紅的兩腮，綠色的嘴唇，柔滑而被燙過的頭髮上，還縛着一個粉紅色絲帶的蝴蝶結，腮邊深深的二個笑靨，和星般的秋波，這已足夠使人顛倒了，她穿了一身青蓮色的衣服，露着雪也似的兩條玉臂，足上穿了一雙銀色的高跟皮鞋，這種婆態，真可謂「秀色可餐」了，即此一見，就令人魂魄顛倒。這時，她嫵媚的秋波，向他偷偷地斜瞟了一瞟，嘴角邊露出欲笑不笑的神氣，將他心中所愛慕他的意思，完全托付在她的眼光中，而傳達給他。當然；他見了她敏銳的秋波，早已知道她胸中的慾意，同時：也得到她的一番極大底靈的安慰。——如此四目相覷，這便是他們倆破題兒第一次的眉目傳情，也就是他和她的心靈第一次的互相接觸，但是女性總還被羞恥二字所束縛着的，所以會比男性偽善些，因此；嫣然也就默默地坐下了。但老實說一聲：「那個少男不善鍾情，那個少女不善懷春？」當時；無非是假惺惺吧了。



「惠弟！你在春假期內還是這樣的用功？影說。」

「我因爲見這裏的風景，實可作寫生的資料，所以趁興胡亂的畫了幾張，」惠卿不加思索，很直爽的說出來。

「大作可否給我們賞玩一回？讓我們也好廣廣眼界。」

「這有何不可呢？不過要請林小姐和影姊指導改正我的幼稚。」當時惠卿的心裏，真是求之不得，面上浮了一陣謙虛的微笑。

「柳先生太客氣了，我於藝術方面，毫無一些經驗，簡直是個門外漢，怎敢『班門弄斧』呢？」嫣然紅着臉說。

「林小姐也太謙虛了。」惠卿斜視了她一眼，一面伸手向放寫生器具的皮箱內，取出一張圖畫，雙手呈在影和嫣然的面前。

7  
當時由燕影接過來，跟嫣然同看了。

原來是一張日暮山水圖。畫的是隱隱的一帶綠樹，和一條蜿蜒的小河，漪漣的

河水，像少女的柳腰一樣的輕盈，似真的在微風中盪漾。夕陽的餘輝，反映在水上像有忽吞忽吐之意；更有那一抹的彩霞正在婀娜來遲；但小河上的一架紅橋，還沒有畫完全。惠卿用美妙的藝術，才能將這張圖畫得生龍活虎，使人感到像真的是公園的一角。

「啊惠弟，你的藝術天才真令人佩服至極，我要求你，可否替我畫一幅扇面的？」看畢，影說。

「蒙影姊見愛委託，我當然領教的嚕，不過我是亂塗而已，要請影姊原諒的。」

燕影見他答應了，道謝不迭。

這時；除了空中飄蕩着讚美的聲浪外，一切都被春風陶醉了。——小鳥兒唱着「春之歌，」

野花嬌笑地互。

春似少女，她陶醉了每個少年的心；  
春似慈母，她賜予每個生物不少的安慰。

二

「籟——」地兩隻小鳥，在他們的頭上飛過，接着又是一陣暖洋洋的春風。

「哥哥！影姊問你劉先生的事呀！」柳霞記起了上面的一節話，望着惠卿說。

「唔！文華的事嗎？」惠柳笑着向影說：「他已經到濱江去了。」

「到底是爲了什麼事？」影問。

「我本來也沒有知道，不過我會寫信去問他過，他就將他倆所經過的情形的日記簿寄給我，因此；我曉得很詳細。但是他的事情很長，我來細細地講給你聽吧！

「惠卿很順熟的說了一遍開場白；繼續又說：「在去年的夏天，他在交際場裏，結

識了一位著名的交際花般慧琴小姐，她是一位多情的女學生，同時；她的父親是一位擁有萬資的富翁。於是彼此一見生情，就發生了戀愛。——那時我都知道，不過沒有和他細談過。——可是好花不常，樂極生悲；在去年的冬天，那般小姐的家裏要替她和一個姓陳的訂婚，——那姓陳的是工科的學生，他父親是科長。——她當然是竭力的反對，但是結果總歸無效，她屢次的對着她的父親說：「如果婚姻不由，我毋寧一死。」然而她的父親，是一位固執的人，所以也沒有一個答覆給她。這樣又過了半個多月，她訂婚的時期已經到了，他在萬愁中抽出了一刻的時間，和她唯一的知己者——劉文華——作最後一次的面晤，她只是流着悲慘的熱淚，並且對他說「今天是你最後一次的面晤，我倆從此永別了，你的前途是無量的，還有許多和你知己的，在你面前等着，請你不要爲我而悲慘，把你寶貴的爱情，白白的犧牲在我的身上，不過他日你有了情人，請你不要忘記了你已故的舊交。今世有了重大的障礙，不能使我們結合，但愿來世，我們仍舊聚在一起……。」她講到這裏，嚙

喉已噎住了，那時的文華，雖然用那些安慰的話來勸告她，可是他自己的心，也早已粉碎。他回家以後，就在看寶貴的青春時期中，告畢了她的生命，等到衆人去救已來不及了。後來這個風聲，吹進了文華的耳中，他悲慘得幾乎發狂，就在最短的時期中，脫離了此地，到濱江去了，但不知近況如何，他許久沒有寫信給我了。」

「那末他爲什麼要離開此地呢？」影問。

「是呀！我爲了這個問題，也曾問過他的，他回信說，是因爲看見了此地的風景就要憶起他唯一親愛的慧妹，所以不得不脫離此地。——影姊！你想他倆是多麼的可憐呀！」

這時燕影和嫣然，連連的發出了表示同情的嗟嘆，幾乎也要落下了幾點相憐的熱淚，都寂靜無聲地默坐着，腦中各自辨味那描寫不出的感覺。

「影姊！你在這春假期內，預備回家去嗎？」最後；還是惠卿打破了四周的寂寞

「我不去了，你呢？」影很婉轉地反問他。

「我本想不回去了，不過前天我接到了家母寄來的一封信，叫我立刻起程回去。」

「哥哥！我和你一同去。」柳霞嚷道。

「不過母親沒有叫妳。」惠卿微笑着說。

「什麼？母親沒有叫我，難道我就不能回去了嗎？」霞微嗔地說。

「那末你要去就跟我去，何必這樣呢？」惠卿說。

「你叫我去，我倒不要去了。」霞笑了。

燕影聽了，也「格格——」地大笑起來，她接着說：

「霞妹到底還是個小孩哩！」

嫣然也微微地笑着。

「那末你預備幾時動身呢？」影又問。

「今天是星期二，大概是在本星期日吧！」惠卿昂着頭想了一想說：「因為這

幾天我還要畫幾張圖畫。」

「唔！」影點點頭，又說：「請你代我問姑丈姑母的安好。」

「謝謝你。」惠卿說。

大家又默坐了一會，惠卿時時冷眼地望嫣然，她也偷眼的望着惠卿，在視線接觸的時候，互相紅一紅臉，低下頭來，作一個會心的微笑。但是他想不出一句話，可以和她作談話的引言，好不容易：費了好久的時候，才想出一句話來。

「林小姐！這幾天貴校也有假吧？」說着：就走到嫣然左面的手臂旁坐下。

「唔！」嫣然「嗤」的笑了一笑，向他面上飄了一個眼風。

「林小姐！我還記得去年冬天，我到貴校來參觀遊藝會，林小姐清歌曼舞，真是令人一見傾心。」

「柳先生太過譽了，我不過是獻醜而已。」

「惠弟：我來告訴你一件喜事好嗎？」影說。

「什麼事？影姊。」惠卿很奇怪的問。

這學期嫣然妹的校裏，還要開遊藝會哩！並且節目比上學期更要精彩，嫣然妹她也要「表演一隻草裙舞。」

「呸！影姊不要胡說。」嫣然的腮邊托出二朵紅雲。

「哈——那更好了，屆時；我一定要來參觀的。」惠卿聽了，大笑着說。

柳先生如要參觀的話，待我校裏印了入場卷後，即請影姊奉上。」嫣然微笑着說。影聽了也笑了一笑。

惠卿見嫣然絳色的嘴唇中的一排雪也似的銀牙，又加上了溫和婉轉的口吻，更覺萬分的可愛，但是她不常說話，而惠卿因為要看她的笑容，和聽她輕柔的笑聲，所以時常用「牛頭不對馬嘴」的話引得她「格格——」地大笑起來才止。我們知道「雖說每個女性的心裏，會被『羞恥心』所包圍着，但是她卻很想男性們去和她接近，尤其是她的意中人。」的確，那時的嫣然，也漸漸地多講多說起來了。——燕影見他們倆個講得非常熱情，所以也不來打斷他們的話，在旁邊寂靜地坐着；柳霞



跑到小橋邊的欄杆旁，亭亭地立着，凝神注望那河裏的游魚。

「影姊這裏鴛鴦湖的風景，素負幽雅美妙之名，我們到那裏去泛小艇子吧？」  
半響；惠卿含笑地對燕影說。

「嫣然妹好嗎？」燕影笑着問嫣然。

「我隨便；」嫣然有意無意地說。

「那邊鴛鴦湖的風景真好玩，並且還有一對對的鴛鴦哩！」柳霞回過頭來說，並且還用着圓黑的兩隻眼睛，注望着每個人的臉上，似乎希望他和她們，對她所說的話表示同意。最後；大家都答應了，她才很快樂地向前面奔去；惠卿嫣然和燕影三人，連肩並行，邊走邊說，沿路的遊人，都向他們三人注盼。

「小姐！太太在叫你呀！」一個半老年紀的女僕人，從後面奔過來，拉住了嫣

然的手，氣喘喘地說：「你在那裏呀！害我找了好半天。」  
這時；大家都立刻停了足望着。

「太太叫我做什麼？」嫣然紅着臉很驚疑的問。

「買東西吧！」女僕人停一停說。

「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我即刻就來。」

「小姐！汽車已等在前面了，太太在家裏專望你回去哩！」她像有些怨意般地说  
「唔！」嫣然微點了點頭，回過頭來對惠卿和燕影說：「柳先生，再會吧！影

姊再會！」

「再會！」惠卿和燕影異口同聲的答她。

嫣然和女僕人慢慢地走去了，惠卿呆望着她的背影，似以目光來送他唯一可愛的膩友，見她嫵媚地走去，似受風吹動的柳條，更覺輕盈婀娜了。那嫣然也時時顧盼，步步留情，他和她的心裏，是多麼的依依不捨呀！

最後：她倆的情影，隱約地被碧綠的樹蔭吞沒了，消滅了，他才收回了他的靈魂，但是她的背影，是很深刻的印在惠卿的腦中，永遠不會幻滅的。

使人陶醉的春風，輕輕地拂着，夕陽冷眼地望着被愛慾圍擾的少年，花草在他的面前彎着股兒，顯出娟娟動人的姿態引誘着，他的心像蕨般的紛亂，有說不出的難過。他似乎在跟着一個人，但又不知在跟誰，只是呆呆地，凝神地，望着那吞沒他愛人的倩影的綠樹。

「喂！哥哥！甚麼啦？不是在想着嫣然姊嗎？」柳霞帶着譏笑的口吻說。

「影姊！我們回去吧？」惠卿不好意思的笑了一笑說。

「唔！」燕影點點頭，答應了一聲。

「影姊！林小姐住在什麼地方？」惠卿一面走，一面問燕影。

「就在宣化街六三號。」

「哥哥！你要去看她嗎？我領你去好了。」柳霞笑着說：「我希望你倆永遠這

17  
樣的要好，那末……」

「嘖！妹妹的話怎麼這樣多？」惠卿好像要阻止她的話般地说：「如果給別人

聽見了，像什麼樣子？」

「哼！如果怕不成樣子，那末剛才何必這樣要好呢？」柳霞斜視了他一眼說。

「你就麼知道她們是要好的？」

「你想；媽然姊平日不大喜歡多講話的，今天見了你，便有說有笑，所以我知道你們倆人，已是『心心相印』了。」柳霞笑了。

「霞妹你對於這種經驗，是那裏來的？」影也「格格——」地大笑起來。

「因為我校裏的張先生和王先生，起初也是跟你倆一樣，現在已經結婚了。所以我們全看慣了的同學都的了。」霞笑望着影說。

「妹妹現在也變壞了！」惠卿微微地笑了一笑說。

一間寬舒的臥室中，擺設得很是整潔。一張帆布牀，放在北面的牆邊；中央是一隻焦黃色的寫字臺，臺上平放着一塊和桌面一樣大小的玻璃，上面還擺了幾本粉紅色面子的小說書，一隻桌上電話和日曆。東邊的梳粧臺上，除了二隻花瓶，和瓶裏插着的幾朵鮮花以外，還有些化粧品之類的東西；西面是一隻鋼琴，牆上是些美術品之類，及一隻自鳴鐘。幾只沙發和椅子，都零星地擺着；南面是一排百葉窗，惠卿沿着窗檻眺望着。

遠矚野外所繁生的草木上，都披上了一身蘋菓綠的嫩葉。習習的和風，輕拂着田裏的青苗，一起一伏地，如茫海裏的巨浪，小鳥兒正在他的頭上歌唱着，飛舞着，這郊外的美景，雖然是很可以供給人們的飽賞，但是他覺得這些景色，只增加他的「愁想」；更覺得這些景色，是對他有種「春愁」的引誘，他覺得在近月來——可說是自從春天以來——感到有一種無頭緒的悲哀，尤其是在這傍晚的時候，使他更難受這氣悶，所以他無限的悲楚，直湧上來，孤獨地一個人，望着春色

流淚。

他把春之神恨極了，因為牠「春風不會吹愁去，春日偏能惹長恨。」——偶然低頭看，見那粉紅色的桃花，含情地對他微笑着，他一見，彷彿幻成了他愛人的面貌，想像一切深戀的幻象，不禁地和花擁抱着接吻，表示熱烈的偉大戀愛。

「唉！蓮須水落纔逢藕，柳爲風狂已亂絲。」他想念起嫣然，不覺輕輕地歎道：「眼波便是秦樓鐘，照徹狂生一寸心。」

光陰像水一般地流去，不知不覺，那黑夜的惡魔，已經爬上了天空；一輪皎潔動人的明月，早已襯托在青碧色的天心裏，小星兒如殘棋般地散佈着，她們的嘴角邊，似乎發出微微的笑容，向他注盼。高處叢生的樹林，都落下了牠們的情影，頗楞楞地如鬼魔一般。他的心，像暮秋的落葉般覆落着，好像沒有一處位置可以安置。

「唉！這樣幽靜的良宵，正似初戀般的神祕呀！」他又不覺的輕輕地嘆了——

聲。……

他不耐煩再看了，慢慢地離開了窗檻，在寫字臺旁的沙發上一坐，想拿本書出來看看消遣。不料，從抽屜裏翻着一張詩稿，是他在中學時代為失戀而做的。寫着——

「朋友！你真懶；

豔福的造化，是不容人底漫想。

你何必終日顛狂？

把青春消磨在伊的身上。

X X X X X

朋友！你真癡戀；

天下最無情的，便是賺人的眼淚。

她把積淚來換你無價的熱情；

常依在你懷裏哭泣。

x

x

x

x

x

朋友！你莫執迷；

她雖把珍珠般的甜言贈予。

但請你把牠收去，

這原是剎那的歡愉。

x

x

x

x

x

朋友！你莫追思；

過去的一切，原是甜密的軟史。

但曇花一現，

空剩下這可歌可泣的哀詩。

x

x

x

x

x



他看了有點惆悵起來了，心中展開了一幕幕他和談隱華的戀史，是人生的甘味時期，但是；現在只剩下這悲哀的回憶。

「唉！往事不堪重提。」

壁上的鐘，「噹噹——」地打了七下，清風從窗外吹進來，輕拂着他的頭髮，他心傷極了，精神也已經疲倦了，眼皮慢慢地從上面蓋下來；他脫去了衣服，關了電燈，鑽進了被窩，漸漸地達到短期的安息國裏去了。……

他朦朧間，忽然看見她——嫣然背着臉，站在一灣小河的旁邊，他見了，不覺驚喜交集，呼吸也不由的窘起來了，急忙走過去，在她的肩上一拍，笑着問：

「林小姐你怎樣一個兒在此地？」

嫣然只是對他微微的笑着不答，他見她比以前更美麗了，他想走近了她但終然沒有這樣的勇氣，最後他說：

「林小姐我們坐下來賞賞這美的景色吧！」說着；蹲下身子，她也在他的身旁

坐下。

二人靜靜的看着水，水面上映着他倆的影子；一對野鴛鴦，從蘆葉間浮出來，經過他倆的情影上，又向對面浮去，影子破了。後又漸漸地圓了。

正在這樂意融融的時候，忽然見一個粗暴的婦人，用猙獰的目光，釘住了他倆，並且說：

「幹什麼？不要臉的東西。」

嫣然慢慢地脫離了他的懷抱，被那婦人拉進了一間石室裏去，他瘋狂似的追去想把她奪回來，但已來不及了，眼睜睜的望着緊閉着的石門。

那時；他惆悵，他失望；「春」的煩惱，又擒住了他的心。……

「春色惱人眠不得，」他忽然從甜蜜的夢中驚醒，張開了朦朧的兩眼，見那明月半露着白臉，偷偷的窺着甜睡的人兒，他被大自然的景色所觸動，又起了對景懷人的情感。

他想打電話給嫣然，約伊明天一遊，但回思相見還只一次，恐怕太輕視了她。還是寫信吧？但又恐落在別人的手裏。這樣左思右想，最後還是鼓起勇氣，決定寫信給她。所以就從牀上一躍而起，開了電燈，走到寫字臺邊，從抽屜裏拿了幾張信箋開始寫了：——

嫣然小姐：

這是我和小姐自從認識以來，第一次的通信；同時也就是我此後千信萬書的開端。

小姐！我自知冒昧到極點了，我沒有得到小姐的允許，就貿貿然和小姐通信起來了。不過：我希望小姐多多的原諒我，恕我這個再也不能忍耐的冒昧。

我不知怎樣的感謝影姊，她竟然介紹我跟我久仰的小姐相識了，我二十一年的過程中，從來沒有一件使我狂歡的事，現在呢？我得識了小姐，竟然增添了我的——頁光榮燦爛狂歡史，這都是小姐所賜予我的。

我記得去年的冬天，我曾同影姊到了貴校來參觀遊藝會，這種驚人的技能，實在使我佩服至

極，尤其是小姐的歌喉，和清幽的音樂，更令人「飄飄欲仙」了；因此；小姐的芳名，早已很深刻的印入我的腦中。當時我幻想，像小姐這樣幽雅的人，真是人間的天使，我那有這樣的幸福，和小姐結爲契友呢？雖然我的腦海中，始終是在想會着小姐，不過；我總以爲這癡想是會成爲幻夢的。誰也不料，在今天，這幻夢居然實現了，啊小姐！我當時幾乎歡樂得發狂了，我的心裏，很驕傲的想着，我是男子羣中最有幸福的一個。——這並不是我的自大的心，因爲在這公園內，無論那一個女性，誰能及得到小姐那樣的美麗？然而我；竟然能和小姐並肩而坐的談笑，這豈不是我的幸福比任何的男性大嗎？

——他寫到這裏，打了一個呵欠，眼望着牀上，似乎有什麼材料可以幫助他般地癡望，最後；他又伏在桌上慢慢地寫下去了；——

小姐是一位聖潔的新女性，我應該很至誠的向着小姐膜拜，我久仰的小姐！請你接受了我的敬禮吧！

小姐我想和你做膩友，並且我願意永遠做你的知己者，小姐！我這個要求，你不會推卻嗎？最

後；我更有一件冒昧的懇求；——明天晚上八時再到公園內暢談一番，小姐！你有空嗎？請賜我一  
個佳音。祝你

像小鳥般的愉快！活潑！

像梨花般的皎潔！美麗！

你的……柳惠卿

他寫完了，又細細地覆看了一遍，臉上印着一陣得意的微笑，然後封進了信封，寫好了地址，又將自己的地址和電話號碼，附寫在信封的左上角，向着牆上的自鳴鐘一望，還只八時半哩！就帶了信，慢慢地走出了臥室，向着有郵政信箱的路上走去。

這條還可算寬闊的黃泥路，白晝也少人走，夜裏當然是更加寂寞了，除了遠處送來的狗吠聲，和微風拂着的樹葉蕭瑟聲，互相奏着交響樂外，只有幾盞陰沉沉的路燈，沒精打彩地放着淡淡的亮光，和天上的星星相映，似乎正在和茫茫的黑夜竭力地奮鬥着。

他趁着高興之際，蹣跚地在樹蔭下走去。直到寄了信回來，他才很安心的達進了甜密的夢鄉中去。

#### 四

金黃色的太陽，很和善的斜掛在西方的天際，黃鶯兒棲息在樹枝上，喃喃地情話；一朵朵的鮮花，被微風吹動了，互相擊着；一對對的蝴蝶，在花前飛舞着，似跟久別重會的花朶談心；啊！春光是多麼的誘人呀！

惠卿倚着窗檻，手中拿着梵啞鈴，正在有氣無力地奏着一曲西洋名歌——「別矣！我愛。」「滴鈴——！」寫字臺上起了一陣亂鈴聲。他斜眼一望，見桌上的電話鈴，正似發狂般地在吶喊着，彷彿說，「快來跪接你的使命呀！」那時：他預料這電話一定是嫣然打來的，就欣然地走來，將提琴放在沙發上，拿了電話筒一聽，

果然不錯，她說：「準時赴約，並且請影姊同去。」他聽了，真是「樂不可支」，幾乎欲狂了，恨不得立刻把自鳴鐘轉到八時。而那造物主也真是一個頑皮的東西，牠專門作弄人家，不肯把太陽早點趕下去。這時的他，真是度日如年。——好容易月兒慢慢地從東方水平線上升了出來，牆上的自鳴鐘，發出沉重的金屬聲，在寂靜的空氣中蕩漾，「噹——」地打了六下，他到了這時，再也不能忍耐了，就走到梳粧臺的旁邊，對着鏡子，正在打着領結。

「呀」的一聲，門開處，他回眸一看，原來是同學王君。

「哦！」畢先生請坐！」惠卿微笑着說。

「謝謝你。」畢說着；就在寫字臺邊的沙發上坐下：「你預備到那裏去！」

「我要去會一個朋友。」惠卿的領結已打完了，就回身朝畢君坐下說：「你有什么事情嗎？」

「請你看電影」

「爲什麼」

「沒有什麼？」畢君搖搖頭：「不過今天影戲院裏的片子，很值得我們一看，所以我和四人，約定了一同去看，並且叫我來請你同去。」

「啊呀！對不起得很，煩你駕臨了。本來應當奉陪諸位的，不過我還要去會一個朋友，只好對不起你們了，請你們多多的原諒我。」

「那不成功。」畢君皺着眉頭，現出不耐煩的樣子說：「他們三人已經在那邊等你，汽車也候在前面了，你如果不去，我們豈非掃興嗎？」

「事情實在對不起，但我的確沒有空，請你們原諒。」

「不成功，不成功！去去去！」畢君在衣架上，替他拿了一件葱綠色的西裝外衣，拉了他就走。

「慢些！慢些！讓我……」惠卿掙扎着。

「不必多說了，去，去，去！」畢拉了惠卿的手，隨手關上門，走上了汽車，



「嗚」的一聲！汽車像電馳般地向着影戲院駛去。

不一刻，汽車到了目的地停下畢和惠卿就向影戲場裏走去。

「哦！柳先生來了。」當畢和惠卿踏進了影戲場門口，吳先看見了，跳起來說。

「請坐！請坐！」魏讓出了自己的位置，擺一擺手勢，又問：「爲什麼來得這樣遲？」

「他不肯來，被我硬拉來的。」畢說。

「啊！柳先生！彼此同學，難道你還怕羞不肯來嗎？魏說。

「不，我因爲今天要去會見一個朋友。」

「啊呀；老畢！你傷陰德了，假使他是去會一個女朋友，那末這個姻緣，豈不是被你硬拆散了嗎？哈……魏大笑起來。

「哈……」接着又是一陣大笑。

「笑話！我從來沒有這種事情的。」惠卿說。

「嘿！老柳不是好東西，他……。」

「他已經有了一位愛人了。」吳不等魏說完，搶着道：「前幾天我在亞光街裏看見的。」

「我也看見過的。比他短一個頭的樣子，口口聲聲的喊着：『哥哥！哥哥！』親熱得非凡。」吳又把她的容貌說出來。

「這是他的妹妹呀！」畢說。

「他們都是七弗搭八的，隨他們說吧！」惠卿對畢說。

一陣音樂聲過了，全堂的電燈也都關滅了。

「閒話少說，要開映了。」魏嚷道。

一場小小的風波，就此平了。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銀幕上。

「噹——！」自鳴鐘打了八下，這怪觸耳的聲音，直送到惠卿的耳中。

「各位再會吧！」惠卿見上半段影片完了，在五分鐘休息之際，就站起來說。

「電影還沒有完結，怎麼就要走了？」畢站起來，拉住了惠卿的手臂。

「對不起，我實在不能奉陪諸位了。」

「好！就放你去吧！我知道你的靈魂，已經不在此地了。」最後，還是畢君做個人情放他去。

「再會！」大家都揮一揮手說。惠卿就一路向公園走去。

新月蕩蕩地掛在蒼蔚色的天空裏，她的旁邊，點綴着幾粒淡淡的小星兒，睜着眼向人們閃閃地癡笑，微微的和風，迎着人面輕拂着，他一路很快的走去。

一會兒，在月光懷抱着的公園，已經很明顯的在他目前，他就跨步走進了園門，見嫣然早已立在茫茫的月光下等着，他一見喜出望外，像燕子般地跑到她身旁。

「林小姐，早！」

「你怎麼來得這樣遲？」嫣然低着頭微嗔地說：「影說有事情，所以已經去了。」

「對不起得很！我因為被幾個同學拉去看電影，情不能卻，所以遲了，請林小姐原諒我。」她微微的點點頭，表示赦他的意思。

惠卿見那被月光籠罩着的嫣然，比以前更嫵媚了。

春之熱情，充塞在他倆的心頭，肩兒是並的，四條腿慢慢地踏着被月光送下的美麗的葉影，喃喃的談話。

「我平時聽影姊和霞妹說，你家不是住在此地？」嫣然問他。

「她倆都在校裏寄膳宿的，我獨自租了一間房子。」惠卿點點頭說。

「爲何不和她倆一樣寄膳宿？」

「學校裏的生活，似乎不很自由，所以我不喜歡。」惠卿停了停，繼續又說：「有空時，請林小姐到我家來玩。」

「唔！」她紅一紅臉。

大家又寂靜了，他倆攜着手，慢慢地向假山邊走去。這時；宇宙間一切都在月光  
的懷抱裏沉醉了，任何的聲息都沒有，除了遊客的歡笑聲。他倆彼此靜聽心裏熱  
情的澎湃聲，互相傳達神秘的心波。

「林小姐！我要求你一件事！你充許我說嗎？」最後；還是惠卿先打開話匣。

「我怎能阻止你說話的自由呢？你講；是什麼事？」嫣然的語氣是幽幽的，表  
示出少女的溫柔的性格。

「林小姐如果能够答應我的要求，那末我才說。」

「哦！這算什麼話呢？」嫣然說：「如果我能够做到的事，我一定可以答應，  
請你說吧！」

「請你替我寫一點東西，給我紀念，我不會拒絕吧？」說着；就從西裝的衣袋  
裏，拿出了一本紀念冊遞給她。

「柳先生！恐怕我才疏學淺，不能寫出好的言詞，還要請柳先生指導。」說畢就接過了紀念冊。

「林小姐太客氣了。」

「不，這並不是我客氣，實在胸無點墨。」嫣然又說：「請你在明天下午到此地等我，你有空嗎？」

「有空的，橫豎我每天在此地畫圖。」

「那是最好了。」

「林小姐！我們到那面假山裏去吧！」

「唔！」她點點頭。

夜，更深了，一陣陣的「吹面不寒楊柳風。」像春神的手，很慈愛的在撫摸着並且帶來了芬芳的香味，使每個人都陶醉在伊的懷裏。

這時；在假山圍繞中的露椅上，只有惠卿和嫣然二人同坐着。

「林小姐，像你這樣的一個美人兒，正是人間的天使，可說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的了。惠卿挨近了嫣然的耳邊輕輕地說。

「癡子！」嫣然微笑着，伸出一隻白玉一般的食指，在惠卿的額上輕輕的一指，撒嬌撒癡地說。

「林小姐，我想像你這樣的美人兒，我恐怕沒有福氣，終身做你的忠僕。」嫣然像沒有聽見一樣，只對他斜飄了一個眼風，仰着頭望望天空，忽然說：

「柳先生，我問你；天空中雲月互逐，到底是雲逐月呢，還是月逐雲？」

「林小姐我問你；假山裏蝶花相戀，到底是蝶戀花呢，還是花戀蝶？」

「呸！」嫣然嗤地笑了。惠卿也笑了。

等他倆笑聲略停，忽然從假山後面發出了一聲女郎「唔」的聲音，接着又是一陣隱約聽不清楚的細語。

「鬼？」嫣然看着惠卿說。

「讓我來望一望。」說着；惠卿就踏在露椅上，手攀着假山，從假山的小洞裏望去，只見假山後面的長草裏，有一隻穿着高跟皮鞋的脚倒豎着，像在微微的顫動，別的都沒有看見。惠卿不禁的胡盧而笑。

「什麼？你下來讓我看看。」嫣然急急的說。

惠卿就跳下來。嫣然很急的站上了露椅，但因嫣然身材比惠卿短些，所以不能從假山洞裏望過去，惠卿就趁機抱住了她的兩腿，將她捧了起來，她才能望見。

「好下來了，不要看了」大約過了三分鐘的光景，惠卿輕輕地說。但嫣然仍是戀戀地不肯棄捨，不料；惠卿兩手略一鬆，她從上面滑溜溜地跌了下來。

「林小姐好看嗎？」惠卿俯首附在伊的耳邊說。

「呸！」嫣然臉上浮了一陣粉霞，得上了兩眼，讓惠卿賞她的姣態。他不禁的俯首，一直到另一對的情侶走來，他倆才相顧地彼此一笑，慢慢的向着假山前面的樹林裏走去……



## 五

耀眼的斜陽，像春蠶似的，鎮日吐不盡黃絲似的光芒，悠淡的春光中，已經現出一輪湍月，還有一種看不見，而能感到的芬芳的意味，使人覺着有點朦朧之感。

惠卿坐在公園湖濱的一張露椅上，看許多遊客在湖裏泛着小艇，一縷縷男女的豔歌聲，從水面上浮漂過來。湖邊的柳枝，點點的吻着碧水。惠卿因受盡了春風的陶醉，所以直覺早已失去了牠的功效，只是沉迷在春的懷抱裏，忽然有一個人用手把他的兩眼矇着。

「誰呀！別玩鬧！你這頑皮的東西，快放手呀！」他像醉夢初醒似地喊着。

「格——」一陣笑聲中，雙手放了。

「噢！原來是林小姐。」惠卿轉頭來一看，笑着說。

「你剛才罵我什麼？」嫣然撒嬌地說。

「沒有罵你。林小姐，請坐！」惠卿又笑了。

「哼！沒有罵？誰說我是頑皮的東西？」

「我不知道是林小姐，所以一時的失口了，請林小姐原諒。林小姐，請坐吧！」

惠卿立起來，拍一拍露椅說。

「我是頑皮的東西，沒有資格和你同坐，我去了。」嫣然說着，回頭就走。

「林小姐，你真冤枉我了，我那會罵你呢？你想；如果你是頑皮的東西，那末

我當然也……」惠卿拉住了嫣然的手，繼續又說：「林小姐，我們還是到湖裏去泛

艇吧！他指着湖裏的許多泛艇的遊客說，你看他們多逍遙？」

「我不會。她很謙虛的說。」

「我也是初學會的，林小姐請勿客氣！」

「二人都不會，那末到了湖心中沉下去，豈不是變了落湯雞了嗎？他笑了，很謙虛，很柔和地笑着。

「林小姐的話錯了；現在我們對於無論如何難做的事，或者有不能使我倆成功的障礙，我們都不用畏怕，只要我倆心意一致的邁進，直到……他怔着了，用眼光望着她，來結束語句。停了停又說林小姐對嗎？」

她不響，只斜視惠卿一眼，互相作一個會心的微笑。

「那末我們去吧！惠卿乘機挽了嫣然的手臂，一同到另一個專供遊艇者下艇的埠上去。……」

他倆雇了一隻小艇，一同泛向各處去遊覽。薄槳輕划，碧波微漾，一葉扁舟，就飄飄地前進了。

，像大號汽球般的夕陽，已落在西方的山谷間；湖水頓變深普藍色，依着微風的韻調，同跳着一節的輕舞。滿月珊瑚地襯托在紫娟似的薄靄上，愈顯輕盈嫵娜，散

放出銀灰色的光芒，正輝耀在水面，映出千萬個閃動的銀片來。那時；湖裏的遊客已漸見少了。

惠卿和嫣然泛到大假山邊；那假山旁叢生着不知其名的紅花，微風過處，送來縷縷的清香，真所謂：「花不知名分外香。」所以嫣然就隨手摘了兩朵，拿在手中間玩，忽然有一隻被驚醒的蝴蝶，匆匆地向着她的兩腮亂撲，赫得嫣然忙躲在惠卿的懷裏。

「哈——」惠卿笑着說：「因為你的兩頰活像花蕊，所以牠——蝴蝶——向你亂吻了。」

嫣然也笑了。

「但當心，不要被牠採了花心。」她又說。

「呸！」她羞得頭也擡不起來了，只是半嗔半嬌地向他白了一眼。

「我失言了，對不起得很。」他又笑着說；「噲！林小姐，紀念冊替我題好了

「不題！」她狠狠的說；「你出言太不加思索了。」

「是我的不是，總請林小姐原諒。」

「原諒？哼；太便當了。」她抿了抿嘴說。

「謝謝你，我親愛的……」

「誰是你親愛的？走開！」她命令式地說。

「原諒我吧！請你曲恕了。」他費了許多功夫，才使她笑了一笑，把紀念冊遞

給他。並且說：

「我寫得不好，請指教。」

「不要客氣，林小姐。現在先讓我來玩賞玩賞以廣眼界。」說畢；他就翻開紀念冊來看了。見上面寫着：

「朋友，我願你像大河裏的清流；

奮迅地向東浮游。

從晝浮到夜，從春浮到秋，

日復年復，一直向大洋奔流。

×

×

×

×

×

一時的停留，你不貪戀；

終身的奔流，你不煩厭；

任人們把你蹂躪，你不必介意，

低着頭只奔向無邊的深淵。

×

×

×

×

×

崎嶇的丘陵，總不能避免；

平坦的道路，在你的面前；

用你全身的靈魂和精力，

去衝斷巍巍的山脊，和綫綫的長堤。

X  
X  
X  
X  
X

流吧！滔滔的大河！

你看大洋的風波，

你聽大洋的高歌，

牠是在歡迎你，替你祝福。

X  
X  
X  
X  
X

「哦好極了，林小姐真是巾幗翹楚，衆所莫及。」看畢；他笑着說。

「不要見笑。」嫣然正在彎着腰潑弄湖水，信口的說。

「林小姐，你看這裏的風景多麼幽雅，真是地上樂府。」他把紀念冊放在衣袋

裏，向四周一瞥說。

「唔！」她也瞭眼向水面上一望，又說：「你看；那面湖邊，有二只甜睡的鴛

鴦，我們去望一望吧？」

「好！我們來搖吧！」

他倆拿了槳，蕩漾於微波之中，霎時；已到了亭邊，

「把牠打散，吧？」他指着一對交頸而眠的鴛鴦問她。

「不。」嫣然搖着頭阻止；「牠們是良友呀！巧像……」牠怔住了，一陣陣的紅暈，襲上了她的兩頰。

「巧像什麼？是不是巧像我倆？」惠卿笑了。

「呸！」她用手在自己的頰上刮着。但她的眼光表示出她已被他猜中了。惠卿也明知如是，不過也不拆穿，只付於微微的一笑中。

船已至九曲橋。遠遠的傳來了一陣瀟灑的笛歌聲，使人猶預是雲裳仙子，同時；更覺春夜之神秘了。

「林小姐我要求你唱一隻歌，來點綴這幽幽的良霄，你不推却嗎？惠卿一面用槳把水面上的浮萍打開，一面側着頭對她說。



「沒有樂器，難以啓口。」她也受音樂的引誘了。

我將口琴來奉陪。」說着；他就從袋裏摸出一隻口琴，放在唇邊，略略的一吹說：「林小姐我們來唱明月夜。」

於是；她就鼓起像金鶯般的舌簧，他吹出柔和的歌聲。

(一)

「春光明媚，

鳥語花香。

桃紅柳綠，

惠風和暢。

看今霄滿月盈盈，

皎潔如霜。

星星眨眨，

像蒼尾的火光。

湖畔多男女，

他們都倆倆成雙，

泛艇在湖上。

月映湖心，

碧波微蕩，

熱情的男女呀！

人生能得幾回歡！

莫負了今宵的良光。

(二)

春光悠滑，

月明星稀。

杏黃李白，

葉影依依。

春神帶了愛的繪圖，

蒞臨人間。

少年男女，

都被迷醉心田。

當薄靄蒼茫之夜，

振作起落寞華年，

嘗遍春愁意味，

滿腔愁悵，

注訴天邊。

但願春風有情，

將這幽淒的心結，

飄白到眷戀人的身邊。」

曲唱完，而惠卿遊興未盡，接着他用口琴獨奏了一曲月光曲，起初是靜的調子，好像是一片浩浩無邊的海面，一輪玉盤似的明月照着，有幽雅爽暢之感。剎那間；調子漸漸地輕快起來了，雖顯出春的芬芳和神秘。不久之後，又換了調子，像少年的男女在春光的懷抱裏狂舞。嫣然聽了，似麻醉劑般的，彷彿感到自己昇天。危然自失了，曲終，餘音嫋嫋。如在水面上浮着。四周的泛艇者，也都泊着艇子靜聽。

「你的藝術，使人佩服至極，我真願永遠地陶醉在你的琴聲裏。」她深表敬佩但回憶到「永遠地」三字，不覺又紅了紅臉，像體認到這三字的神祕。

「這何足爲奇？像林小姐般的歌喉，那才可說是「空先絕後」的了，我聽了你的歌聲，可解除我一切的煩惱，所以你的歌聲，實是我唯一的安慰者。可說是我第

二條生命。他的臉上，浮了一陣得意的微笑。

一陣陣的夜風，使人感着有些寒意。惠卿見了湖水起伏，像頑童似的，因而脫口說：

「綠水本無愁，因風皺面。」

「今晚的風，真使人有些涼意。」她等一陣風過了說。

「林小姐，我將這件大衣披在你身上吧？」他聽了，像覺到她已有點涼意了，所以指着他自己身上的一件葱綠色的大衣說。

「我不要，你也要冷的。」

「我沒有關係的。」說着；他就將身上的大衣脫下來，披在嫣然的身上。

這時船已至天然洞，但見水面上浮了停停的蓮花，有紅有白，有並蒂的，有三蒂的，種類不一，夾岸都是綠綠似的垂楊。

「林小姐，我們可作武陵溪中間津的漁翁了，只可惜兩岸種的都是垂楊。」他

這樣的說。

她點點頭，微微地一笑。

驀然；船已到了湖心。

「林小姐，我們到這上面去玩玩？」他指着那邊小樓說。

「好呀！我久想到這樓上去玩，但總沒有機會。」

說着；他倆就將艇子纜在岸邊，上了岸，走上樓去。

這樓是在湖心中的，專供泛艇者上去休息或賞月的，所以它比公園裏任何的樓都要高些，樓內有盤梯直達樓頂，在頂上遠眺，隱隱的可以看到公園的全景，但在夜裏，當然是更加的模糊了，雖然是明如素。

他倆直達樓頂，俯首看湖裏的碧水，因受了月光的反映，反射出銀箭似的光輝。遠近的樹木，都像薄薄地抹着一層白霜。這種幽雅的良宵，真似給人們飲了一劑清涼散。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惠卿仰天高歌。

「到大有太白遺風。可也是懷鄉思病？」她聽了惠卿的高歌，笑着問。

「是呀；我是懷着單相思哩！」

她聽了，有點不明白起來了，說：

「我不懂你的話。」

她覺他的話很不通，所以又繼續問了一句：

「你說什麼啦？」

「我說是單相思。」

她細細地一忖，才辨出「相思」與「鄉思」的諧音，他是趁機暗送啞謎，因而她微笑了一笑，輕輕地唱着四季花開：

「春季花開在離色，

蝴蝶翩翩到我家；

妹是花兒哥是蝶，

花願戀蝶蝶戀花。

.....

「但願林小姐永遠記住了今夜所唱的歌。」惠卿很得意地說：「我們再到別處去玩玩吧！」

月光又籠罩着一對初戀的人兒，他們泛着小艇，飄飄地向前邁進，一直到夾岸的樹影，遮蔽了他倆的影兒。

## 六

幾天光陰，像流水似地，匆匆過去，粉壁上的日曆，呈顯出紅色的笑容，似告訴人說，休假日已蒞臨了。



惠卿一早起身，把下午動身所要帶的物件，一一的放進在小皮箱內。突然電話鈴響了，他順手拿上電話筒一聽，原來是嫣然打來的，問他幾點鐘動身，和船的名字，……他一一都回答了，就反問她「爲什麼？」她只以「沒有什麼」四字來搪塞。

到了下午；本來「船要到三時半才開，但惠卿想早些到船上去，省得臨時受人衆的擠挨，同時又回憶到上午嫣然打電話來種種事情，恐怕她要到船上來，所以在二點鐘，就帶了皮箱，銷了門去了。

他到了碼頭，見許多運夫正在扛着貨包，裝進船艙裏去。其中充滿了喧譁而使人頭昏的氣氛。所以他慢慢的走到江邊閒眺。那時；金黃色的陽光，直投射到碧綠的江水上，反映出美麗的光彩；遠遠的飛帆，在無益處隱約的映入人的眼簾；惠卿想念起古人的詩句，吟道：

「孤帆遠影碧無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猛然回頭一看，見嫣然正從黃包車上跳下來，手中拿了一大包的東西，笑盈盈地向惠卿處走來。

「哦，林小姐；到此地來可有什麼事嗎？」他故意問。

「來送你動身呀！所以上午特打電話來問你。」她說着，又指着她手中帶的禮物，笑盈盈地遞給他說：「這一點東西，送給你在船上當點心請你收下吧。」

「啊！林小姐，這又要你破費了，我實在對不起得很，這禮物我端端不敢受的，林小姐的盛意，我心領了吧！」

「這算什麼話呢？我倆還分什麼彼此，快請收了。」

「謝謝林小姐。」說着；接過了禮品，同嫣然向船裏走去。那時船裏的趁客，已不少了。

惠卿所趁的是一間靠近船欄的房艙，房裏只有一隻牀，和一隻桌子，一集椅子，當時；嫣然就在椅上坐下，惠卿將禮物和小皮箱，都放在牀上，自己也坐在牀

邊。

「柳先生，你預備幾時回來？」嫣然很懇切地問。

「大概最多約三四天，因為我校裏自本月一日起放春假，到本月十四日止，今天已是七日了，所以我不能在家中久住。」

「那末你到家中須幾天路程？」嫣然又問。

「要一天一夜。」他說：「今天下午開船，要至明天早晨才到碼頭，到了碼頭又要趁長途汽車回去。一直到上午十時許，才可以到我的家鄉。——瑞鎮。」

「那到是很不便的。」

「是呀！所以我不喜歡多帶行李。」

「嗚——」一陣催客下船的汽車笛聲過了。

「柳先生，我們出來會吧！願你一路平安。」說着；她就走出了房艙，惠卿送到船舷，嫣然堅意叫他不要出來了，所以他就立在船欄邊，以目送嫣然到碼頭上，

不一會，船就「軋——」地進行了。惠卿見嫣然立在碼頭上，同一般送行者同揮着白巾，那時的他，眼眶中已盈滿了酸淚，視線已失去了一大半的功效，只是迷迷如醉地倚在船欄邊，直到岸上的人影模糊了才止。

「唉！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他不禁地自歎了一聲。這天晚上，惠卿的日記裏，多了一篇紀念詩。

「別矣！我愛的嫣然：——

當我倚在船艙，

見你在埠上揮着白巾，

那時；酸淚已潤沁了我的眼簾。

X  
X  
X  
X  
X

橘黃色的斜陽光，

直投在綠沉沉的江水上；

當微風含情地輕吻着碧水，

呈顯出綠長蛇似的黃色光芒。

X

X

X

X

X

嫻嫻的浮雲，

是夕陽的愛人；

他倆徐徐地挨近，

很神祕地笑拖着互吻。

X

X

X

X

X

碧波裏映出吻的豔影，

把我的心緒蕩漾。——

水上的白鷗，浴着微蕩的穗流，

酣眠的錦鴨，泊在重離的蘆花旁。

別矣！我愛的嫣然：——

恨韶華的荏苒。

牠悄悄地將我的豔時偷去，

其剩下這無限的惆悵，悸動了我的心緒。

X X X X X X

惠卿嘗遍了這一夜的寂寞，悲哀，把嫣然送給他的禮物，像橘子，口香糖之類，都吃完了。匆匆地，東方已透出乳白的魚肚色來。一鳴「的一聲，船漸漸地靠近了一條石砌的碼頭，船裏的趁客都絡續登岸，惠卿也跟了一湧而出，碼頭上便見有許多黃包車夫，來招攬生意，一時人聲沸鼎，使人頭昏。

惠卿就僱了一輛黃包車，向南馳去。約過了十分鐘，便到了長途汽車站，惠卿給了車資，買了票以後，就趁長途汽車，一直向瑞鎮駛去。

惠卿坐的位置是靠着車窗口，他隨便地向車外閒眺，見悠悠的春光，還薄薄的浮着幾片未去盡的夜雲，裹足不前，和寥寥的幾顆晨星，閃閃欲墮，途中每見花明柳暗，和菜圃，田畝，桑園，竹林，碧水，青山……等，但一切都帶些像少女的惺忪的形態了。

沿途最多的是油菜花，像黃金似的，鋪滿了春野，正應着「十里菜花香」之句。那時惠卿的心被悸動了，不覺對景懷人，魂兒飛逝，起了一種沒有頭緒的悲哀。他想變一隻金鶯，飛到高空裏任意的歌唱，任意的舞蹈，嗟嘆出心中的苦悶，一直送到那美麗多情的眷戀人身邊。

那時；晨曦已斜斜地射了出來，慢慢地升起，像瑪瑙盤一樣，把浮雲也染紅了，晨星早已嚇得逃走了。那時的沿途景色，頓時煥然一新，像少女的新粧一般地，更覺嫵媚豔麗。

長途汽車，在長蛇似的黃泥路上，不斷地駛馳，惠卿看一看手臂上的手表已是

九時半了。那時汽車的速度，也漸見減低。又過了半個鐘頭的光景，汽車的喇叭，「嗚——」地響了，惠卿瞭眼一望，見「瑞鎮的車站，已隱約在前面。霎時；整個的車站，都可以看得清楚，而汽車也慢慢地停下來。

惠卿同衆趁客一一地下車了，向月台上走去。他突然擡眼一望，見他家裏的女僕，和他的妹妹二人，立在廊下揮手叫喊，他見了，就走過去對他們說了：

「你們在接我嗎？」

「是呀，我們接你數天了。」他的妹妹映，握住了他的手說；「霞姊沒有來嗎？」

「唔！她沒有來。」

「少爺，汽車在北門外等着，我們回去吧！」女僕說。

「唔！我不要坐汽車，你將我的皮箱拿去，叫汽車夫替我帶回去，你也同汽車回去好了，我同妹妹會來的。」她說着，把小皮箱交給女僕他和映就向南門走去，



女僕也唯命向北門走去。

長途汽車站，共分東南西北四門，西北二門外，都是鄉間大道，可直至惠卿家，不過路較遠些；所以惠卿和映向南門走去，因為比較近些。

當他倆走出了南門，沿着一條小河走去，不到五分鐘，便是一座小的土山，走到山後，便遙遠的可見一個鎮市——『他倆一路說說笑笑，頗不寞寂。剎那；已到自己的門口。』

「少爺來了，少爺來了！」門口的看門人見了惠卿同映齊來，就像晨雞報曉般的，伸長了頸子，向裏面大呀，顯出萬分的殷勤。於是裏面一一的傳了進去。當惠卿走到天井的時候，他的爺娘早已坐在堂上，笑迷迷地看這二個月不在家的兒子。

「爸爸！媽媽！」惠卿走到堂前，鞠了二個躬，喊道。

「噯！你快到房裏去休息吧！」父親很慈嚴的說。

「是呀！惠卿，你一路辛苦了，快到房裏去吧！」母親的態度更加溺愛。

「是！那末我到房裏去。」說着；惠卿就向堂後走去。

「喂：趙媽快點送點湯去給少爺吃。」母親說。

「噢：曉得。」立在母親旁邊的女僕，一面答應，一面向裏面走去。

那時：室內充滿了慈愛的氣氛。太陽笑迷迷地紅着臉，偷偷地射到室內來；時鐘「噹——」地，放出沉重的金屬聲，在空氣中蕩漾，震動了人的耳膜，似在報告，已是十二時了。

堂上很整齊地擺好了酒筵。今天的餚菜，比平時特別的豐美，因為爺娘舐犢他們的獨養兒子，要替他接風，所以在吃飯的時候，充滿了天倫聚首之樂的氣氛。

晚上；他獨自躺在牀上，不覺往事佔領了他的夢境。

當惠卿十四歲的時候，有一天，他正在書房裏畫圖，他的父親——名逢春是位企業家，曾任偶然踱進來，看見他正在畫圖，就說：

「惠卿，你喜歡畫圖嗎？」

「是的，爸爸！我希望做個藝術家，」惠卿欣然的說。

「好！藝術本是人生的要素。待你國高畢業後，我送你到藝專學校裏去讀。」

惠卿喜得雀躍般的，欣然地答應了。

自此後，逢春就專門買對於藝術有關的書籍，或圖畫樣書之類，給惠卿作參考。因此，惠卿對於藝術，進步奇速，逢春的心裏，當然也感到萬分欣慰。

時光匆匆，不覺惠卿在國高畢業了。他父親就決意把他送到哈城的藝專學校裏去。同時；藝專的教務長周子文先生，是他們同鄉的鄰居，那時；周先生因暑假，所以在家中休息，因此就託了周先生，一路上以及校裏，要請他照顧。

悠悠的暑假，慢慢地過去了，不覺開學的日期將近，周先生就帶了惠卿，一同乘火車到哈城；下了火車後，僱了二輛洋車，又載了行李，向校中駛去，惠卿在途

中間望，見兩面店鋪似魚鱗般的排着，街道也可說是車馬，絡繹不斷，這真是個繁華的都市。

一剎那，洋車已停下了，惠卿下了車，當周先生在給車資的時候，他擡眼一望，見灰色的石牆上，嵌白瓷的藝術專門學校的字樣，校門的兩旁，都是些樹木，正在風中搖——搖——。當時；周先生叫門役替他倆的行李搬進去，一面又和惠卿向教務室走來。

走到教務室後，先到的幾位教員，都一一的向周先生招呼過，周先生又替惠卿介紹，再替他辦完了入學的手續，然後由訓育主任王先生，——因為庶務主任今天有事出去。——替他安置了寢室，是西廳十五號。

跟惠卿同寢室的，有二個同學：一個是叫黃自新，跟惠卿同鄉；還有一個是陳均平，是白城人；他三個年齡，要算自新最大，惠卿次之，均平又次之。數天以後，三人已成爲知己的朋友了。

光陰飛逝，惠卿至校已有一星期之久，他得黃陳二同學的介紹，已認識了許多同學，又過了幾天就上課了。

一天，星期六的下午——惠卿的校裏是循例放假的。——惠卿正在寢室裏寫信給他的父母。「呀」的一聲，門開了，他瞭眼一望，原來是黃自新。

「喂！惠卿！寫什麼？」自新走來，在他肩上一拍問。

「寫信，做什麼？」他用奇疑的眼光望着他。

「到操場上去玩籃球」

「等一會兒，讓我寫完了這封信後就來。」惠卿又伏在桌上繼續的寫。

「咦！你這傻瓜，寫信可以在晚上寫的，現在何樂而不爲呢？」說着，就奪過了信箋，向抽屜內一甩。

「你這個催命鬼，何必這樣窮凶極惡呢？好！去，去去！」惠卿朝他苦笑着說。二人就一同向操場上走去。

這時；雖已是新秋的天氣，但斜陽畢竟還有些餘威，呆呆的曬人頭痛，照着這羣在玩籃球的健兒。

大概過了一個鐘頭，自新等才覺得有些疲倦，就一同坐在操場邊的一排傘般的樹蔭下休息。

夕陽已沉在西邊的校舍後面，只映着一抹杏黃色而帶些橘紅的豔霞，晚風偷偷地吻着他們的面龐，晚餐的鐘，已打過了，他們一路說說笑笑地向膳堂裏走去。

晚上，惠卿寫完了那封未結束的給父母的信，同自新均平二人，在桌上奕棋。

「呀」的一聲，他們三人的視線，都集中在門開處，原來是同班的劉文華。

「喂！老劉！你來做什麼？」自新半趣笑半驚奇的說。

「唉，小黃你怎麼一些也不懂規矩？客人來了，你也不出來遠迎，還要麻煩真正豈有此理！」喜說笑話的文華，也顯出昂昂然的樣子，趣笑他，接着便是惠卿和均平的一陣笑聲。

「好了，那末你請坐吧！」最後；均平說。

「對了，還是小陳像人，他還有些規矩」文華又說。

「啊啊！你這『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的東西。……」均平笑了，自新等也笑着。

「閒話少說，老劉，你晚上來真有什麼事嗎？」最後；惠卿問。

「因為後天是中秋節，晚上我們四人來籌備賞月，」文華坐停了說。

「好，贊成！」他們三人都合口齊心地嚷道。

「那末我來做主人，請你們三位蒞臨。」文華又說。

「豈有此理，一切的費用我們應當公派。」自新說。

「對了，文華的話很對。」惠卿和均平都響應了。

「這些費用有什麼……」

「不必多說，我們就此決定，不過請你代我們買辦，現在我們每人先出費用二

元，進出待買後再算。」自新不等文華說完，就把以上的提議決定了。

「對啦，還是自新爽快，我們就照此做吧！我們快來奕棋。」惠卿說。

「來奕棋，來奕棋！這次該讓老劉和自新奕了。」均平說着，大家又說說笑笑地奕了。

那時；夜魔已佔住了整個的宇宙，涼風習習，從窗縫裏偷偷地吹進來，靜悄悄地，把四人的頭髮都吹亂了。

「好舒服的風呀？」均平這樣的嘆了一句，又說：「我們到外面去散散步吧？」他說着，又得到三人的同意，才罷了奕棋，到操場上來，賞夜的幽美。

他們都默默地看着天空，心裏很奇怪，今夜的天空，像特別的高，他們欲離開這人世，而獨羽化登仙，星星，眨眨眼，像少女的秋波，似在微笑。他們都靜悄悄地嘗着一切美麗的「靜味，」不覺起了幻想。

「今天是陰曆的十三，爲什麼還沒有月亮？」



「你看那邊屋角上的一片紅潤，不是月出的預兆嗎？」均平很快的給予文華一個答案。

「我們今夜來預賞中秋，一直到月上天心才去睡覺？」自新很高興的提議出這個問題。

「好！不過我要把古詩來改變一下，就是明月何太苦，遭此二中秋。」惠卿剛說完，在他的耳邊起了一陣比春雷還要響的笑聲。

他們邊說邊笑，慢慢地踱到池旁；見一個黑影向對面的樹林裏竄去。

「鬼？」雖然現代是打倒鬼神的迷信，但自新畢竟還是膽小得很，所以很迷信的說。

「鬼？我不怕，待我來送他一個禮物。」均平雖然也有點情色凜凜，但在衆人面前，要強逞好漢，就在地上拾了一塊小石子，向樹林裏打去，只聽得「颯」地一聲響，在黑影裏飛出一隻東西，很速的向均平的身旁掠過。那時；均平嚇得連忙伏在

地上，而衆人也大吃一驚，直到聽見那隻飛出來的東西「唧」地一叫，大家才知道是被驚醒的宿鳥，於是都笑得合不攏嘴巴，最容易才強迸出一句話：

「均平遭了不誠實的刑罰。」

那時；均平也從地上爬起來，不好意思的笑了一笑。

滿月已含笑地印在蔚藍色的天空中。他們如醉夢初醒似的，才注意到月色的美麗，使大地上多了一種神祕。她的清輝照澈人們的心肺。

他們被月光所迷戀了，還沒有去睡覺。並且說：

「今夜的月色，正像初戀那樣的神祕。」

不過時鐘太作惡了，他不停地輾轉着，早到了校方所規定的安眠的時候了，所以他們只得快快地，一步一回頭地到寢室裏去安眠。

大概是午夜的時候，這一夜，惠卿無論如何也睡不熟，徐徐見月光偷偷地透過了窗射進來，耳聞二同學——自新和均平——的呼聲雷動，更感焦燥，不覺，那酸

淚已淌在兩頰上，直到雄鷄啼聲四起，他才匆匆糊糊地睡去。……

一天早晨，惠卿起身後，想到湖中去逛；但當他推窗一望，只見陰沉沉的長天，滿佈着霧霧的水雲，像海濤似的擁着；電光如探海燈似的，穿透了雲層，直射下來，風怒吼着，一切都呈顯出淒涼之象，這不是淫雨來臨的預兆嗎？

他失望地在桌邊一坐，但並沒有什麼事可做，驀然想起到家後，還沒有寫信給媽然，去慰她的牽掛，不如乘此良晨寫一封信吧！

他寫完了後，正要叫人去寄，忽然見映半跑半跳地走進來，說：

「哥哥！有朋友看你。」

「誰啦？」

「沒有，你自己去看。」她說着，就走出去了。惠卿就把信放在桌上，踱到客廳裏來。

「哦！我道是誰，原來是陳先生」他見是老同學陳均平，就雀躍似的走來，緊握着他的手說：「我們許久不見了，你一向可好？」

「我一切如常。」

「我也如常。」

「我們真的許久不見了。」

「是呀！今天真難得老兄駕臨。」

他倆漸漸地談到往事。均平說：

「我今天來的緣故有二，一則我知老兄在春假期內歸梓，所以特來拜望拜望。」

「不敢，不敢！多謝！」

毀  
了。」

滅

「二則；我帶來了一個噩耗，就是藝中的教務長周先生，不幸於前星期仙逝

了。」

「啊！周先生仙逝了嗎？患什麼病？」惠卿大驚的問。

「患的是肺病。」

「已入穴了嗎？」

「入穴了。」

「在那裏？」

「在公園旁邊」

「我們應當的祭一祭？」

「是呀！我也想和你商量，同去祭一祭。」

「這是做學生的應分，何必商量呢？」

「那末我們定今天下午第一班火車動身。」

「好。請你在我家吃了便飯同去。」

「多謝，不驚吵了，我還有些瑣事，再會吧！我下午一時再到府上來。」

「既然老兄還有貴事，我也不強留了。」

「唉！人事的顛沛，真是造物不吝的賜予。」惠卿回到自己的房中，這樣的歎了一聲。

下午，惠卿想將周先生的事去告知父母，但不待惠卿開口，他父親先說：

「惠卿！周子文先生已逝世了，你可去祭祭他，以表師生之情。本來我想你回家的第一天就告訴你，但又恐你途中受了苦，再到哈城去很不方便，所以直至今日才對你說。」

「是呀！爸爸！上午陳均平已告知我了，我想今天下午同均平同去。」

他的父親點點頭，答應了。以後，均平也來了，二人就坐了汽車，到火車站去。那時天公正在灑着「長脚雨。」

前進。

到了哈城，當然先去拜望周師母。

明晨；周師母帶了他倆，到周先生的墓地去。

周先生的墓，是在公園的旁邊的小山上。那墳墓是用水泥所砌成的，形如饅頭；中間豎了一塊墓碑，墓碑上刻着周先生的名字，墳的四周都是些葱蘢幽鬱的灌木，相互擁抱，印出葳蕤的葉蔭，遮蔽了周先生的長眠處。當時；由周師母點起香燭，惠卿和均平把花圈放在墓上，很恭敬的三鞠躬，大家在靜默中淌着眼淚。

天公也扳着慘澹的長臉，靜悄悄地灑着熱淚，小草們軟綿綿地伴着周先生長眠。樹上幾隻小鳥，淒淒地叫着，像在嗟歎周先生命運的顛沛。各人的心裏，都充盈着悲哀的情緒。

下午；雨停止了，惠卿同均平到公園去散步，一路遊人頗多，他倆談談笑笑，

頗不寂寞，但覺「風景依稀似去年。」

忽然走到一塊草地上，惠卿又觸起了他的一段往事：

在一個月明星爛的秋夜，桐葉蔭蔭地，蟬聲幽幽地，惠卿和隱華同坐在這塊草地上。

「我望你永遠跟明月一樣的皎潔。」隱華說。

「我望你永遠跟爛星一樣的嫵媚。」惠卿說。

「我終身圍在你的四周。」她說。

「我畢生受到你的愛護。」他說。

「……………」

甜蜜的回憶，像輕煙般的飄去了，空剩下這無限的惆悵，佔填心頭。

「唉！『同來玩月人何在？』我不能見伊人在別人的懷抱裏。」他不禁的對景懷人，暗暗地歎了一聲。



他倆又默走了一會，均平驀然的問：

「滾！自新現在可好？」

「也一切如常。」

「他和燕小姐結婚了嗎？」

「還沒有，要到放暑假後，自新和燕影姊畢業舉行。」

「我們吃喜酒的日子將得了。」均平笑了。

「唔。我聽說老兄近來也陷在這溫柔的情場裏，不久的將來，恐怕也可以請我吃喜酒了。」惠卿也笑了。

「柳先生不要取笑。」均平說：「我們幾位老同學，現在都勞燕分飛，你可有幾位曉得？」

「我曉得並不多，像劉文華，黃自新，奚君等幾位。」

「不知劉文華的近況怎樣？」

「那到不知，因為他許久沒有寫信給我了。不過他爲了殷小姐，已到復州去了。」

「文華太癡情了。」均平像有點感歎文華的一生。

「我一向知道文華是位富於情感的青年，不過他的命運太顛沛了。」惠卿又指出幾點對於文華的命運顛沛的證據，像幼年喪父，不能繼續進大學讀書。後來又和殷慧琴的戀愛的崩潰。……

「唉！我們一級裏的二位女同學的命運，唉文華可稱無分彼此。」

「那二位？」惠卿很驚疑的急問。

「第一位就是你的愛人談小姐。」

「談隱華？她怎樣？」惠卿聽了，整個的身子，發了一陣熱暈。

「我不說，因爲說了使你難過。」均平趣笑他。

「老兄不要取笑。我聽說她和一位姓顧的訂婚了。」

「是呀！她和一位姓顧的已結婚了。」

「這樣很好，還有什麼變卦？」

「不過禍從天降，在他倆結婚後，舉行了一個度蜜月的旅行。不料；這位顧姓的，就在這旅行中天亡了。但談小姐春心不肯牢關銷，因此姘識了一個姓王的大腹賈，姓顧的家裏，就宣佈與她脫離關係。但她不久又被姓王的棄了，所以現在某酒店充招待。」

「難道談小姐的家裏忍心看她如此的顛沛嗎？」

「你不知道？她家裏雖是很富裕的，但她的父母在她于歸後的一星期就死了，家裏的財產都歸她兄長管理，所以她和她的哥哥，已是如冤如仇了。因此；談小姐真有『駝背跌在橋樑上，兩頭不着實』之象。」

「你怎樣知道？」

「張瑞寫信告訴我的。有一天；也去叫了幾位招待，不料；其中的一個，就是

談隱華。不過，她改名爲梅麗。」

「那末第二位是那個？」

「第二位就要挨到丁慧芳了，她是自殺的。」

「丁小姐平時很莊重寡言，爲何要自殺？」惠卿照了小姐的人格看來，很疑惑的問。

「她的事很發噱的。在前二年的夏天，她因『滿園春色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她正在樓窗上閒眺，忽然被一個風流浪子姓龐的看見了，當時二人就眉來目去。但最後『自欲雙雙一笑中。』——我和她是同鄉，所以我都曉得。——但那姓龐的，真是色膽如天大，在那天的晚上，他就買通了她的女僕，預先把她灌醉了，這樣過了半年，一天；姓龐的約她到旅館裏去幽會。但這時被當地的一班流氓得知了消息，就在半夜時，到旅館裏來向他倆『敲竹槓。』但此項又被一個新聞記者所悉，因此；次日就在報上洋洋的登出來。於是全地的人都當一件新聞而談，丁小姐

就含羞而自殺了。」

「唔。那末王小姐現在怎樣？」

「她到很好，現在已和她的表兄結婚了。」

「唉！命運造化，是出於人的意料！」惠卿很沉痛的歎了一聲。

天像不勝睹情，用銀灰色的韓帷，遮蔽了他鐵青的長臉，微微的灑着他的熱淚，正應「沾衣欲溼杏花雨。」

「柳先生，我們到亭子裏去坐一會吧！」

「也好。」

兩人就向牡丹亭走去。雨下個不停，遊人也漸見稀少。他兩個坐得有點氣悶了。

「我想坐第二班火車回家去。」惠卿打了一個呵欠，看一看手上的錶，還只十二點鐘。第三班火車在四點鐘開。

「何必這樣要緊：今天我們可開旅館住。」

「不，因為我定於明天要動身至校。」

「那末我們去吃些茶點吧。」

惠卿點頭答應了，兩人就出了公園。

吃了點心後，又辭別了周師母，由均平送他上火車，直待火車蜿蜒的馳去，他倆才揮手而別。

惠卿歸家後的第二天，就別了父母至校。一路上覺風景依稀，不免對景懷人，興味蕭然，猶似野僧。

直到明晨九時許，他才到家。當他走進房門後，第一步工作，就是打電話給媽然，但不巧，她剛同幾位同學到公園去。於是他就穿了衣服，到公園去。

一剎那車已抵園門，惠卿就給了車資，買票入園。

真巧，當惠卿走到假山邊，只聞一陣輕盈柔和的笑聲，從假山後發出，接着又

顯出三位妙齡少女的情影。

「林小姐！」惠卿向三位少女中的一人，這樣的喊。

「咦！你幾時來？」嫣然很驚奇的問。這時；還有二位少女也立停了。

「剛到。」惠卿把立在她旁邊的二個少女，投了一個陌生的眼光。

「我替你們介紹。」她像覺到他的慾意：「這位是柳先生，是一位藝術家。」

她說時不禁的紅一紅臉。又指着一位穿天青色衣服的少女說：「這位是吳英她是位大名鼎鼎的交際家。」又指着一位穿粉紅色衣服的少女說：「這位諒柳先生也曉得的，就是劉文華的表妹，張佩芬，她素負歌舞家之盛名。」

大家互相的點了點頭，惠卿先向佩芬問：

「張小姐可悉令兄劉先生的近況嗎？」

「表兄已去世了。」佩芬微紅了紅臉說：「他完全是爲了殷慧琴的事而嘔血身亡的。」

「唉！浮生若夢。」半晌；他又問；「靈樞可曾帶來？」

「還沒有，大約六月裏就可到此地來。」

風微微地，陽光也不見了；整個的宇宙，都呈出陰霾霾欲雨不雨的神氣。

「要下雨了！」嫣然望了望天空，這樣的說。

「近來幾天，真像黃霉天，使人心焦極了。」佩芬帶着怨恨的口吻說。

「這空氣真使人頭痛。」吳英也響應了。

「是，真難過。」惠卿也附議了。

「回去吧？」嫣然「懶歎心頭氣」似的說。但吳張二人相顧的彼此一笑，又對嫣然和惠卿微笑了一笑，好像說：「你倆是否要談話？」嫣然是個聰明的女郎，在旁邊察言觀色，便知其心，但自己也不好意思，不覺低垂粉頸，腮邊現出二朶玫瑰花似的紅暈。惠卿也覺到了，就說：

「林小姐何不再陪二位去玩一會呢？」說着就告辭了。



嫣然點點頭，但吳張二人又相顧的彼此一笑，似說：「好個道德中的新女性，竟能敬遵夫命。」

那時的嫣然，正是進退維谷。但最後；就跟了她倆一同去玩了。

## 八

斜陽殘照在粉坦的上半截，竹兒被晚風吹得搖——搖——「颯颯」的發響。時禽的情影，都印在粉坦上，忽來忽去，像在放映出自然的露天電影。穿着單衣的人們，已有點兒涼意了。

惠卿接到了嫣然的電話，約他今晚在公園等候。所以他預先吃了點心，看看時間還早，又惦念起上次影姊所托的畫一把扇面，我就趁此空閒，畫好了也放下一段心事，因此就從抽屜裏拿出了一把扇面，開始畫了。

不到一個鐘頭，就畫好了。無非是些山水之類。但他又畫了一把給嫣然。畫的是一朵姣嬌動人的白牡丹，花前僅有一隻蝴蝶，顯出翩翩若狂的樣子。這裏面的意義，是何等的神祕呀！

那時；天色漸漸地暗黯起來，抬眼望時鐘，已是七點鐘了。於是；他就帶了給嫣然的一把扇面，慢慢地向公園踱來。

當他倆第一次見面時，因有嫣然的同學在側，所以只得略略的談了幾句，今晚就可以傾心而談了，雖然離別了尙未久，但照古人的：「一日不見，如隔三秋」說來，他倆正也有十八秋不見了。

「柳先生，你來時爲何不預先寫信通知我？」在一座亭子裏坐下，嫣然先問。

「請林小姐原諒我；一則因爲時間匆匆。二則恐勞林小姐又要來接我。爲了這二個問題，所以不寫信通知。」

「令尊令堂，想都福體安好」

「托福平安，謝謝你。」

「這次出來爲什麼遲了些？」

「因爲我中學時的一位教員死了，所以特去祭他。」

「這位教員姓什麼？」

「姓周，叫子文，是藝中的教務長。」

「噢！這位周子文是你的先生嗎？」

「是。你可認識？」

「是家嚴的執友。同時周師母是我初中時的先生，所以上次家嚴也曾去送喪的。」

「唔！可回來了？」

「回來已好多天了。」

「林小姐我畫好了一把扇面送給你，望你笑納。」

「謝謝你！」嫣然接過了扇面，展開一看，會心地微笑了一笑，說：「柳先生畫得好極了。」

「不要見笑。」

「哈嚕！柳先生在亭外的假山邊，立了一位穿西裝的青年，對着惠卿這樣的招呼。」

「吓，黃先生來，來，來。」惠卿瞭眼一望，原來是黃自新。那時：自新已走進亭子，惠卿就替嫣然介紹。

「這位就是黃自新，是影姊的未婚夫，和我同學。」他對嫣然說畢，又對自新說：「這位是林嫣然，是女中的高材生。」

兩人微笑着點了點頭，都坐下。那時；嫣然才明白上次在公園裏，爲了劉文華的事，霞說：「你去問自新較便當些。」而燕影紅一紅臉的理由。

「我正要來尋你，因為均平叫我帶信專問你好。」

「均平處你去過了嗎？」

「不，春假裏，我回鄉去，他到我家來，約我同去祭藝中周先生。」

「什麼，周先生死了？」自新也吃了一驚。

「死了二禮拜了，葬在公園旁邊的小山上。」

「可惜！」自新對周先生的學問上看來，不覺一歎。

這時；自新向嫣然飄了一眼，見她正在無聊地耍玩着亭外的花朵，就悄悄地對惠卿說。

「這位林小姐是不是第二位『談？』」自新將這「談」字，就是指着談隱華而言，隱言是否是你的愛人。惠卿也明白他的意思，但只作不知，在默默中對他望了一眼。

「再會吧！柳先生。我對不起得很，有擾你二位的談話了。」說畢；就笑

了他倆去了。

「林小姐，玩什麼？」惠卿慢慢地走近嫣然的身邊說。

「嗤」地，嫣然笑了一笑，從地上拾了一朵殘花，說：

「你看，這朵花可好？」

「這是一朵憔悴的花，怎值一賞？」

「可是我的前途比這朵憔悴的花更要憔悴。」

「林小姐爲什麼說這種話？」

「哼！說這種話有什麼道理，恐怕不久的將來要實現的了。」

「林小姐，我真不懂你的話。」

「再會吧！我要回去了。」嫣然向他揮一揮手要走了。

「咦！林小姐，你對我可有什麼意見？」惠卿連忙拉住了嫣然的手說。

「沒有，我要回去哩！」

「你怎麼啦？可有點不舒服。」惠卿拉她同坐下了問。

「唔。」嫣然的頭漸漸地低下來了。

「剛才你還是很好的，怎麼一時會不舒服了？」

「……………」

「林小姐，我們談談吧！」

「酒逢知己千盅少，話不投機半句多。」她聲音顫了。

「我有什麼地方不對，請你竭力的矯正我，我當盡量的改過。現在你這樣忽吞忽吐，叫我何從知道？」他急着挽住了她的臂說。

「咦，放手呀！我要回去哩！」嫣然冷笑了一笑，又說：「像柳先生這樣的人，會有錯的嗎？」

「林小姐的話錯了，豈不聞聖人尚有三錯，何況是我？」現在只要你說出什麼事，我一切都肯改。」

「你自己去想……」

「我本性愚蠢，請林小姐望開茅塞。」

「沒有資格，我要回去哩！」她聲音更顫了。

「林小姐難道今天不能原諒我了嗎？」

這樣惠卿費了許多工夫，嫣然才說出緣故；

「剛才黃自新所說的，什麼我是第二位『談？』」

惠卿再也不料她會問出這句話，不覺的呆了一呆，就急中生智，用別的話來敷衍但她終不信，最後；惠卿只得將談隱華的事，和盤托出水晶糕。

於是；嫣然才轉嗔爲喜地笑了一笑。

x x x x x

星期一的早晨，惠卿至校上課，見自治會佈告欄邊，擁滿了人，想有什麼事發生了吧！惠卿被好奇心所引誘，不禁的向佈告欄邊走去。見一張佈告上寫着：



諸位同學：

我們來歡迎那歌舞大家的駕臨吧！

昨天；本會代表人前往訪謁，聞她已定於本星期六來校上課。

她是素負「歌舞大家」的盛名，是社會中的一位著明的交際花。自去年到瀋陽去後，社會中的一般人士，都紛紛的來函詢問，直至本年度暑假中，本會專遣張家襄君，親赴瀋陽迎回來。

諸位同學，我們同站在前線，歡迎她吧！

同學會啓

「是小張到瀋陽去？」吳君問。

「誰要他來做我們的代表？」四眼狗朱君有點不服氣。

「什麼大家不大家，歡迎不歡迎？關我們什麼事？哼！我們的同學會也太糊塗了，竟變成一個挑色媒介的機關，」向來抱獨身主義，而負「柳下惠」之名的陳君說。

「小張本是色迷迷的。」奚君說：「要不是爲了那位大家，恐怕連請也請他不

到瀋陽去的。」

「哼！這也未必。」曲小姐斜睨了奚君一眼說：「既然是派他去，當然是不能推託的。」

「貪淫者總多薄情。」奚君也這樣地歎了一聲。

「嘿……」曲小姐聽得有些怒意了，就快快地走開。

「陳先生，你的話太潑刺了。曲小姐和張先生很要好，你當面的把她的情人這樣地說壞話，她豈能坐視？」惠卿輕輕地對陳君說。

「是，我知道。但小張太可惡了，見了女人像蚊子見血。同時還要棄舊戀新，我看不久的將來，曲小姐恐怕也是被棄的一個。我不要有意咒罵他們，實在是太可憐了。陳君講得津津有味，同時又舉了許多例子，說：「像最初的陳小姐第二個吳小姐，第三個季小姐……她們失了貞節後，被他棄了，以至自殺，這是多麼的可憐？」

「陳先生，你不要單說小張不好，照我看來，女人也都是賤的……」

「糊猴，你太欺我們了。」卜小姐不等孫君說完，就打斷了他的話：「你說女人兩字，其範圍太廣了。」

「卜小姐，你也太欺人了。」孫君說：「我好好的一個人，不過是姓孫的，而你偏偏要叫我是糊猴，是何緣故？」

「哈——」接着是一陣哄堂大笑。

「孫先生的話不錯。」宋君又說：「一般的女人都是賤的，她們喜歡玩弄男子，同時；她們又喜歡接受男子們的玩弄。」

「真的，本校的女生見了小張就愛，大概小張是交了桃花運。」小李對小張像有些醋意。

「我說人類中有三種狗，」陳君說：「一種是學時髦戴眼鏡的四眼狗；一種是奴隸式的走狗；還有一種就是女人的狗眼。因為真的狗，見了穿新衣服的人，就會

搖頭擺尾地獻媚。但女人的思想比狗要高些，所以她有二個條件：第一，對方要有一張漂亮的面孔；第二，對方要有百萬家財，至少；也要是小康之家。這二個條件，如果都合了，那末女人會像狗一樣的向那男子撒嬌撒癡。所以照我的眼光看來，女人即是狗，狗即是女人；尤其是現代的女學生更甚。因此；如有人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即是狗的崇拜者。」陳君滔滔不絕的痛罵女性，幸虧旁邊的女同學都不在了。

最後；大家都各歸自己的教室裏去。

晚上；朱君吳君二人同在校園裏散步。見普藍色的天空，嵌着一輪玉盤似的月光，對他倆脈脈地注明，「始信嫦娥愛少年。」

在她的旁邊。散着些粹小的金剛鑽似的明星，眨呀眨，他倆一路以幽幽的語氣談笑。

忽然從樹林裏傳來了一陣怪悅耳的笑語聲。

「呀！我愛……」

接着又是一陣男女的歡笑聲。

「咦！怪了，誰？」朱君問吳君。

「去看個明白。」吳君說畢，兩人就急步的走向樹林裏去。那時；月色射到樹林裏，變成極慘澹的蒼白色。他倆走到林中，不見一個人影。

「咦！又怪了。」朱君說。

「想已走了吧？還是……」吳君的話未完，忽然又起了一陣笑聲，把他的話打斷了。

「哦！是小張和曲小姐」吳君睜眼一望，見小張和曲小姐肩並肩地走去。

「看他倆的身體，幾乎要併成一個了。」吳君說。

「小張的豔福非淺。」朱君有點羨慕了。

「恐怕他真的是命犯桃花，不然；那……」

「這也未必，不過他的手段，實在令人佩服。你看；他若要想愛一個女生，沒有不上手的。」朱君對於小張的進攻手段，使他極欽佩，所以打斷了吳君的話。

「那末我來替介紹，你去拜他師父，請他教你竊玉偷香的手段，那你也可跟他一樣了。」吳君說着大笑。

朱君聽了，不覺得笑了一笑，似說：「他那裏肯教呢？不然；他非多了一個情敵？」

吳君會意，也微笑了一笑。

毀 滅

月兒像在笑他倆的下意識，星兒也在誚他倆的迂蠢，樹葉「颯颯」他像在吶喊：「愛要自己去找的！」一切的一切，都在朱君的面前引誘。朱君常見同學們收到粉紅的，嫩綠的……情書，上面寫着清秀的字跡，美麗的詞句……總之，一切都能使人陶醉的。

——啊！這是多麼的香豔消魂呀！

小張和曲小姐的豔影，被樹葉遮沒了。他和吳君也沒精打彩地回到宿舍裏去。

這天，朱君的日記上的一段說：

邇來；我的直覺告訴我，說我被一縷莫名的情緒，緊纏着我這顆微弱的心靈。

這還是「鄉思」的現象呢，還是「春愁」的魔鬼作祟？

## 九

星期六的早晨，藝大裏的學生，大家都預備歡迎歌舞大家的駕臨。男的打扮得更風流瀟灑；頭上，「面上抹得光膩眼上邊的眼鏡，身上壁挺的西裝，足上真紋皮的皮鞋，遍體灑着香水法美女的也裝得更够豔嫵娜。

到了九時許，「嗚」的一聲，一輛汽車，已停在校門口，大家都接踵的上去，見汽車門開處，顯出二個人兒，一個男的是小張，還有一個女的就是被舉爲歌舞大家的徐文雁。二人說說笑笑，向校裏進來。

這時；全校的同學，不免有點妒意，尤其是曲小姐。

上課以後，學生們都依次的走到各教室裏去。小張和歌舞大家是同級的，兩人並肩的坐在一排，把曲小姐置之不理。那時的曲小姐，真是怒從心來，也沒有心思聽書了，只是望着小張和歌舞大家看他倆有時娓娓地談話；有時相互的微笑，有時……總之；他倆是很狎近的。

今天上午只有一課，下午是循例放假的。所以一待下課之後，同學們都回去的回去，運動的運動，不一。在往昔，小張總是邀曲小姐到校園裏，公園裏……去逛。但今天就不同了。雖然曲小姐故意緩緩地走出去，而心裏希望小張仍舊來邀她。不料：小張竟一睜也不睜她，這樣一來，把曲小姐氣得半死，不覺脫口喊他。



「張……」她只能這樣的喊出一字，下面的話哽住了。

「什麼？」小張回過頭來，對她投了一個鄙夷的眼光。

那時；曲小姐嚔喉已氣的噎住了，不能說出一句話，只是用兩眼向他怔着，小張就在這時走了。

「啊呀！……」她大喊一聲，二脚一軟，跌在後面的椅子上昏去了。正巧有二位同學經過，見曲小姐昏去了，就大驚的去報告教務長，由教務長再打電話給校醫院裏，一面又打電話去通知曲小姐的家長。瞬時：校醫院裏的救護車來了，將曲小姐扛到車上，向校醫院駛去。

曲小姐本叫慧娟；她的父親已去世了，堂上只有母親一人，年已四十多歲了。當時；太太接到女兒的噩耗，大驚失色，立刻坐了汽車，到校醫院去。

等她趕到校醫院裏，曲小姐已甦醒了，經醫生診脈後，對曲太太說：

「小姐的病是體虛而致成的，更兼氣的緊迫，所以一時的昏去了。但大體不

妨。可是府上對於空氣，總沒有像這裏的四通八達，所以還是住在這裏養養病吧！」

曲太太就答應了，又付了一百二十元的醫藥房飯費，才稍慰的回家去。

晚上；醫生替她診了脈，吃了藥後，看護服待她睡了才出去。但她那裏會睡得熟，心裏越想越氣，就勉強的支撐起來，一步一步地走到寫字檯邊，拿了幾張紙，和一枝鋼筆，仍舊一步一步的走過來，但走了幾步，忽然腿一軟，不禁的跌在地上，她到了那時，竟「嗚——」地泣起來，往事在她腦中展開：

在去年的夏天，一個月色如素，明星閃閃的晚上，小張和她並挨香肩，攜手徐步，在公園裏的池邊路踱，見池裏荷葉田田，象亭亭的舞女的短裙，在微風中同跳着一節的輕舞，又送來了縷縷的清香，鴛鴦一對對的交頸而眠，綠蔭下閒坐，靜聽蟬吟。那時不但花香，人香，就是愛也香。

半晌，二人才走到假山裏，不料因路的崎嶇，更兼她穿的是高跟皮鞋，一不留

神，跌在地上，小張連忙蹲身去扶她，她雖然並沒有跌痛，但因小張在此，便故意放出嬌癡的手段，趁機伏在小張的懷裏，只是嬌聲細語，像痛得不能再走的樣子，於是小張就抱他出了園門，坐了汽車，送她回家。

現在也是同一樣的一跌，回顧在側的只有她自己的倩影，怎不令她有今昔之感呢？……

當時；她只得慢慢地從地上立起來，勉強的一步一步地走到牀邊，伏在牀上，將紙 在枕上，寫着。

她寫完以後，再也不忍復看一遍，就插進信封，寫好地址，正值看護的進來，就托她代寄了。

她的腦中一切都模糊了，像喝醉了酒似的昏沉；但只有一條自殺的康莊大道，在伊面前引誘。死神露出猙獰的苦笑，似在對她說；

「死了吧，慧娟！」

她猶豫着。

「死了吧，猶豫些什麼？你看他們多麼的逍遙快樂？」死神指着牠後面的一班男女，他們都在愛的舞蹈，酒的芳香中。又說：「死了吧！死了可以到此地極樂世界來。」

她見了，有些兒羨慕了，於是她把「死」的念頭決定。但不久，她的理智中又起了一個矛盾的影象。

年邁的母親，齷幼的弟弟，她死後不知要悲傷怎樣的程度……

她又不忍死了，眼前像佈滿了「死」的恐怖；但死神又用甜言蜜語來誘惑。最後；她終於吃了一盒火柴頭，削瘦的二頰上，印上了一陣快樂的微笑，候死神的來臨。

毀滅

「呀」的一聲，門開處，原來是看護的寄信回來了。

「你怎麼？」看護的見她容光不正，有服毒的現象，就很急的問。

曲小姐搖搖頭不響，看護很疑心地，突然低頭一看，見地上都攤滿了火柴梗，但火柴頭卻一個也沒有，看護知她是自殺，就急忙去報告醫師，就立刻叫她服嘔吐劑，但她抵死不從，醫師沒法，只得去打電話給她的母親曲太太。

剎那曲太太來了，一踏進她的病房，就號啕大哭，但曲小姐總不肯服嘔吐劑。最後，女僕附在曲太太的耳邊，輕輕地說：

「太太，小姐與陸小姐——她的同學——很要好，何不去請她來勸小姐？」

「唔，那末你到陸小姐處去請她來。」曲太太，打發女僕就去了。

「快點！」女僕剛走到房門口，醫生這樣的關照她：「如再過一個鐘頭，就不能救了。」女僕聽了，就飛也似的走去，坐了汽車，去接陸小姐。

陸小姐和曲小姐的友誼，要比其他的同學更密切，所以當她聽了女僕的話，就立刻到校醫院裏來。

「陸小姐，你來了？」曲太太在會客室裏等着，見陸小姐同女僕都來了，很高

興的說。

「伯母我來了。慧娟姊爲了什麼事？」陸小姐說。

「唉！真是寒門不幸，不知她爲了什麼事？我問她，她終不肯說。」曲太太不住的泣起來。

「伯母且慢悲痛，讓我去勸她便了。」說着，三人就向病房裏走來。

走到病房門口，陸小姐對曲太太說：

「伯母請不必進去了，讓我來勸她吧！」曲太太答應了，就仍舊回到會客室裏。那時；病房裏的人都退出了，只有陸小姐和曲小姐二人。

「慧娟姊！」陸小姐走近牀邊，拍一拍曲小姐的香肩。

「琴芬姊！」曲小姐回頭一看，原來是陸琴芬，她叫了一聲，不禁的二淚淋漓。

「慧娟姊，你爲何尋此短見？」陸小姐坐在她牀邊說。

「唉！生於憂患，不如死於安樂。」

「那你爲了什麼要憂患？」陸小姐問。

「琴芬姊，我老實對你說吧，想我也不會說給別人聽的，我是爲了被薄人所棄了。」她說着，「嗚嗚」地泣得更厲害了。

「是那個？」

「我也不願說出他的名字，且暫守祕密。不過我自恨命運的顛沛。」

「唔。」陸小姐點點頭：「但他可有什麼表示對你？」

「沒有。」曲小姐說：「不過他的情形大變了。」

「那靠不住。」陸小姐說：「你應得到他的確實的表示，才可決定。況且就是有了確實的表示，也毋須自殺。現在你如果死了，他到真的去愛了別人，那時衆人，都要說他是個薄情的人你既是愛他，又何忍使他爲你而遭衆人的咒罵？那豈不畫虎不成，反類其犬嗎？」

陸小姐，一面說一面在旁邊察言觀色，見曲小姐已在默默的猶豫中，她知道伊

已有些動情了，就繼續的說：

「況且，一個人總有心事的，他雖然對你的情形稍變，恐怕他還有另外的作用……」

「琴芬姊，謝謝你的好意。但他已愛上了那個妖嬈的所謂歌舞大家了。」

「不過他沒有對你表示什麼，你總不能死。萬一你死之後，他又回心了，那時；他定然要同病相憐？你死於黃泉何安？同時；你又怎樣對得住令堂？所以今日我特來勸你，萬事總須三思而行，不要以一時的氣忿，而尋短見。現在先請服了解藥，我明天將你自殺的消息，去貼在佈告欄上，那時；他見了，或許會來望你，這豈不是雙全嗎？」

毀滅

曲小姐點點頭，表示陸小姐所提議的意見，都領教了，於是陸小姐才很快樂的走出房門，來叫曲太太和醫師等人，醫師就給曲小姐服了嘔吐劑，把肚裏的火柴頭一齊吐出，然後又給她服了些解毒藥，遂告無事。



那時；陸小姐當然很快樂，以為自己用三寸不爛之舌，竟救活了一命。女僕也很快樂，以為自己的眼光不差，推薦的人得當。但最快樂的當然是曲太太了。

「陸小姐，多謝你救了我女兒的性命。」曲太太對陸小姐表示萬分的感謝。

「什麼話！慧娟姊的事即是我的事，何分彼此？」

曲太太留她吃了些點心，才叫汽車送她回家去。

午夜十二時許，曲太太同女僕要回去了，臨走時吩咐看護，叫她不要離開病人，願多出些費用。

這一夜，曲小姐才安穩的睡去，想靜候明天陸小姐的消息。

× × × × × ×

翌日；藝大的學生佈告欄上，貼了一張紙，寫着：

「薄情的人兒呀！試問你的良心何在？你現在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不過你的舊人呵：

——現在已變成了一朵憔悴的，被棄的花，只有那淒涼的冷雨去溫存她。但她不久，就要被冷雨摧

殘了生命。啊！薄情的人兒呀！你何忍束手旁觀？——既有今日，當初何必向她追求？既有當初，今日又何忍坐視殘花逐水流？薄情的人兒呀！趕快到校醫院裏去安慰她吧！……」

「誰？」小李很奇怪地問。

「曲小姐吧？」施小姐因為昨天看見曲小姐昏去的，所以料想是她了。

「哼！今天的一日，早已是我的意料。」陳君說：「他現在正迷戀着那位所謂歌舞大家哩！」有幾位同學，也都點一點頭，鄙夷的一笑，對於陳君所說的話，完全表示同意。

「這佈告誰寫的？」衛先生問。

「想是小張和曲小姐的」小李說。

那時；陸小姐才曉得曲小姐是被小張所棄的。就說：

「嘿！這都是男子們的罪惡。所以男子們都不是人。」

「原來是陸小姐寫的，我冒昧了。」小李苦笑着說。

衆人也都相顧的彼此一笑，大家都不敢和陸小姐爭辯，因為她的秋波，把每個人都迷醉了。

一會兒，小張和歌舞大家二人來了。

「喂，小張！來看新聞。」陳君喊道。

「什麼新聞？」小張一面問，一面同她走來看佈告。

「不知是那個薄情人，真要問他良心何在？」陸小姐假裝不知，在旁邊暗暗的諷刺他。

待看畢；小張的臉上，不禁的紅了一紅。兩旁的人，都薄情人長，薄情人短，把小張罵得啞口無言，只得更快地同她二人走開了。

不到上課，這個消息傳遍了全校，同學們見了小張，就喊出口號：

「薄情人是沒有良心的。」

「薄情人就是男妓，因為他也棄舊戀新。」

把小張罵得走頭無路，還有許多人，因吃醋的緣故，就借此風潮中，用口號來提醒她。

「同男妓做朋友，將來不免是被棄的。」

「醒醒吧！先船就是後船眼。」

這樣地諷刺他，直到教授踏進教室的前一剎才止。

因此；小張在無形中，負上了「薄情人」的雅號。

下午，小張接到了曲小姐的信，他一望字跡，便知是她寫的，就拆也不拆，「斯」的一聲，扯為二片。

陸小姐時時留心察小張的面色，見他如無事一樣，仍舊同她相親相愛地，她知道已無挽回的餘地了，只得用婉言去安慰曲小姐。

數天之後，噩耗傳來，說是曲小姐於日前嘔血而死。

一個月以後，小張和文雁在亞東旅館大禮堂上，舉行結婚。

一衆賓客，都坐定了聽小張演說他和文雁的經過。

「喂！小張，我們又不是戀愛學堂裏的學生，爲什麼對我們只管說這許多戀愛經。我現在先問你，你爲什麼要愛她？」小張的話未完，他同學小琴說。

「這根本毫無條件的。我只是愛她而愛她。」

「別話且慢談，先說完了你倆的經過。」歐君說。

「當我倆第一次逛後，翌日，我就送她一百顆杏仁和一束鮮花。這意思就是將我的熱心，呈獻給我所摯愛的人，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在愛的園地裏求得這燦爛的鮮花，這無非是『紅粉送與佳人，寶劍贈予烈士。』」

「小張，你真是一位求愛的祖師了。但這位小姐是否是白玉無瑕？」喜說笑話的吉誠，因深悉她的歷史，所以故意的問。

「啊呀！你這蠢貨。你不知道蛀蟲越多的菓子越甜，蜂蝶越多的花朵越香。此理之固然，人類豈能例外？況且我所主張的戀愛，是重於靈。

「不要放走了他！」許多賓客這樣的嚷道。

到了那時；小張也無可奈何，只得挽請他的父親，做他的代表，向衆賓客說情衆人也難以爲情，大家就停止了吵鬧，請新郎新娘出來，唱一隻新婚燕爾，才算了事，當時；來賓們都盡歡而散。

吉期過後，他倆開了亞東旅館的三號房間，開始度快樂的蜜月。

大凡一個男人，在未婚前，把他的愛人，待得像珍珠般的，但到了婚後，情形就大變了，有的差不多連結婚的紀念日也忘記了。小張自然那會例外？

一天；因此小事，小張把文雁大罵一頓，文雁素來患着心臟病，現在經這一氣

氣出了一場大病，小張只得把她送到本地大名鼎鼎的高氏醫院裏去。

小張怎能忍孤獨的寂寞呢？就東勾西搭，變成了一種風流賊。

一天；小張約了二個妓女，駕了自備汽車，到郊外去兜風，沿途的風景，似走馬看花般的，向後飛逝。他三人正在樂而忘憂之際，忽然禍從天降；前面有一棵合抱的大樹擋路，待小張瞥見，連忙停車，奈何速度太快，已來不及了。「蓬」的一撞，那棵樹一折二段，汽車也撞壞了，車前的玻璃也震碎了，向四下橫陳，小張和二個妓女，也都被斫死了。

第二天報上，載了這篇消息，徐文雁見了，也不免掉下了幾滴熱淚，雖然她已愛上了那位風流的高醫生。

時光像水似的滔滔不息，一刹那，已到了端陽之日。文雁因和高醫生中午賞節，多飲了些酒，所以頭昏眼花，躺在牀上。不一會；夢神帶她到往事的園地裏去。——

她本是一位千金小姐，父親早亡，留下了一筆遺產。她母親只養二個女兒，文

雁是長女，還有一個十歲的妹妹文淵。對於生活，當然是極舒服的，但文雁性好歌舞，所以結識了許多男朋友，尤其是一個姓范的最知己。

時光易逝，半年以後，那姓范的就向她當面求婚，她因為覺那姓范的風流瀟灑，就私下答應了，雖然她已有一位未婚夫。後來這事實被她母親所悉，馬上把她軟禁起來，一面叫夫家趕緊擇日結婚，文雁得悉這消息以後，就打電話給姓范的，並且約他今晚在她家門口等候，她要脫離這家庭，是日晚上；她就趁衆人熟睡之時，把金剛鑽，明珠……等珍貴物品，都帶了同姓范的走了。當晚二人就開了旅館，在一夜之間，文雁由嬌羞的處女，而變爲多姿多色的少婦。

但誰知這姓范的，是個無聊的流氓，他騙了她的貞節，又騙了她的金錢，就溜之大吉。因此；文雁爲要維持生活起見，就陷爲做賣靈魂的舞女生涯，弄得有家難回。現在離家已有六七年了，不知母親的身體可否健康？妹妹想已長得更可愛了。

唉！「每逢佳節倍思親！」……



她「哇」的一聲哭醒了，原來是一場幻夢。

一一

自端午節以來，文雁總是蹀躞興嘆，暗暗的垂淚，玉體漸漸地瘦起來了，不像以前的嬌豔動人。高醫生屢次的勸她，但終歸無效。他也明知她是患着鄉思病。

一天，她正坐在床邊暗泣，高醫生進來了。

「徐小姐，我和你談句話。」他說。

「唔！你坐下說。」她揩了揩眼淚說。

「近來我覺徐小姐有些鄉思病吧？」

「呸！誰患想思病我想思誰？」

「不是這個想思病，我說的是眷戀家鄉的鄉思病呀！」

「你怎見得？」他的面上漸露喜色。

「這且慢談。我現在問你，我猜得是不是？」

文雁「嗤」地笑了笑，不響。

「我想和你一同到你家鄉去逛一次，同時；去拜訪你的母親，妹妹，你願意陪我去嗎？」

「當真嗎？」她很歡欣地說。

「自然嚕！我那會騙你？」

她點點頭，轉悲爲喜地微笑了一笑。

「橫豎你家鄉離此地不遠，我們可坐火車去，作一次旅行。」

她又點點頭，表示毫無抗議，問：

「那末我們幾時動身？」

「隨你好了。」

「明天早班的特別快車？」

「哈……怎麼這樣心急？」他大笑着說：「那末我們就此決定吧！」說着；他就辭了文雁，到辦公室去，將醫院裏的一切事務，都托給他弟弟達生管理；一面叫茶房們去收辦途中應用的物件。

翌晨，文雁一早起來，高醫生也隨即起身，二人梳妝畢，各帶了一隻小皮箱，坐了自備汽車，到火車站去。這時；特別快車還沒有到。

不久；火車到了，他倆買票後，也跟着衆旅客走上火車，靠近車窗邊的座位上坐下。五分鐘後，那蜿蜒的鐵龍，就載着一對情侶，向前邁進。——那時是早晨的點鐘。

上午七時，就到了她的故鄉，二人攜手走出火車站，坐了汽車，先到徐家村來高醫生雖愛都市的繁華，但也愛鄉村的清幽，因此；沿途賞着鄉間風光，覺別有趣，但可惜的是走馬看花。

文雁家的大廈，是縣裏最高的一所，遠遠的就可望見汽車到了門口停下，文雁和高醫生都走出了。先由文雁去敲門，未幾；一個僕人出來開門。

「看誰？」那僕人把他倆上下打量了一會問。

「徐太太。」她信口答道。

「徐太太？她已仙逝了好久日子哩！」那僕人很驚疑的問了一聲，然後才沒精打彩地回答。

「仙逝了？」她更大驚的問：「文淵小姐可在？」

「在。可有名片？待我去報！」那僕人伸手向她要了一張名片，又對他倆說：「請二位等一等。」說着；關上了門，向裏面走去。

不到一刻，門開處，見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出來迎接，握住了文雁的手，很親愛的叫：

「姊姊，今天你怎麼會來！」

「你就是文淵妹妹嗎？」文雁問。

那女郎點點頭說：

「請姊姊同這位先生進來坐。」她說着，對高醫生投了一個陌生的眼光。三人就走向客室。

她倆雖然分離已有五六個年頭，大家的體態當然變化得多了，但依稀還有點影象。

走到客室裏坐下，文雁先替文淵和高醫生介紹了，文淵才知道是姊夫。大家又寒溫了一番，文雁問起母親的事，文淵泣着說：

「自從姊姊離家以後，我還只十歲，那時；母親時常——幾乎日日——暗泣，但我年幼無知，不悉母親的心理，也不向她問個明白。後來到了我十四歲的那年，我始向母親詢問；她邊哭邊說：『你姊姊文雁在十六歲時，因我一時的糊塗，替她硬要結婚，她就趁機脫離了家庭。但你姊姊也太狠心了，萬事總可商酌，爲何竟撇

得下年老的母親，而獨自逃走呢？她不是同你一樣，一天到晚老是繞在我的身邊，像吃乳的嬰孩般的，從來也沒有離開我而在外面宿一夜，現在她去了已有四年，信息全無，不知是生是死，使我怎不斷腸呢？」

那時；文雁和文淵的眼中，已飽含了眼淚，高醫生默默地低着頭不響。

「她又說：『本來我可捨此殘生，到外面去找她，就是踏破鐵鞋，我也非找到她不可，但被那千惡萬惡絕子絕孫的族長徐德，竟登了一張驅逐逆女的廣告，使我也不能去找了，不然；你年紀又小，不是要被她欺侮的嗎？但那無異禽獸的徐德，他是爲了欺我寡婦孤女。一天；他想求我苟合，被我拒絕了，所以懷恨在心，有意來捉弄我家，但我生平無一絲邪事，因此他報仇無引，就借了你姊姊的事，來作弄我們。』」

她倆已哭得像淚人似的，高醫生也不禁的落下幾滴淚來。文雁的心中，充滿了懺悔的情緒，只恨當初不聽母親的訓諭，而跟了那個姓范的拐子。他真感謝母親的

溺愛，同時又痛恨徐德的惡計。

室內佈滿了悲哀的氣氛。除了哭泣聲外，什麼也沒有了。

「到了我十五歲那年的春天，母親撇我而逝世了，她臨歿時，尙對我說：『我死後，如你姊姊來了，你可對她說我是爲了她而死的；雖然我也不是，但她何忍棄母而走呢？她說着；眼淚已淌在她削瘦的臉上，又喊道：『啊！我的愛女呀！文雁呀！今生我不能再見……』一口氣回不轉來，就死去了。』」

此刻她倆的哭聲更高了。文雁恨不得立刻到黃泉路上去，向她母親膜拜求恕。她越想越對不起母親，覺白茫茫的眼簾前，立着一個神魔，像在宣佈她的罪狀，她知道已負上了百身難贖的罪名。

「母親死後，我家一切的財產，都託給刁福。這是徐德的主張，因爲刁福是我家的老僕，所以喪事的一切，都由他了理了，將母親的靈柩以禮葬之，在我們的小山上父親墳墓的旁邊。」

文淵叫了僕人去預備點心，三人略略的吃了些。文雁又對文淵說：

「今天尙早，我們何不到母親墳上去一遭？」

文淵點點頭，高醫生也很願意。三人就預備了香燭祭禮，坐了自備汽車去。

不一會，汽車停下了，三人拿了祭禮，步行上山。轉了幾個彎，就見父母親的墳了。是全用水泥砌成的，墳前是石桌，再前面是青色的石塔。三人步上石塔，把祭禮一一的拿出來放在石桌上，點起香燭，三人連肩並立，獻上了花圈，默默地嚶泣着。……

半晌；他們才收斂了眼淚，化了紙錢，慢慢地走下山來，坐了汽車回家。

午後，三人坐在會客室裏，又談起徐德和刁福的事。

「我們應當依法起訴，豈可縱他們橫行？」這是高醫生的主張。

「木已成舟，況且家醜不能外揚，就便宜了他倆吧！」文雁省事些說：「況且刁福已驅逐了，徐德已不許上門了。」



文淵羞得紅暈了臉，只是嚶泣着不響。

最後？還是依文雁的話，和爲貴。

日子一天天過去，徐德因見文淵的助手多了，所以也不敢再來欺侮她。但以前竟登報過，文雁已驅逐出家，現在她同丈夫又來了，聽說她丈夫同一般官吏都有來往的，說句俗語，就是「善者不來，來者不善。」不要她來找我報仇，那我糟糕了。因此他嚇得連大門也不出。

一天，高醫生同僕人出去玩了，文雁和文淵在家裏閒談往事。忽然文雁對文淵癡笑着，露出欲語不語的樣子。

「什麼？姊姊！」文淵看出她的神氣問。

「妹妹！我來替你做媒吧？」文雁笑着說。

「呸！」文淵羞得低了頭，排紅着臉。

「妹妹！這有何羞呢？豈不聞『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之古話。況且我們要

去的，以後那徐德老賊，恐怕又要來欺侮你，所以我想替你和達明的弟弟達生介紹，早點結婚了吧！」

文淵聽了這話，心中暗想：「現在看姊夫的容貌，真話像一朵蓮花，他的弟弟恐怕也不會貌醜到怎樣地步，如果有姊夫的一半，我所願也足了。」所以默着不語。文雁是個有心計的人，在旁邊察言觀色，便知她心。就說：

「妹妹！我去對達明說，叫他打電報去叫他的弟弟來完婚吧！」她說着，也不等文淵的答覆，就走出去了。而文淵的心中，也把不得如此一來，假使文雁要問她的到底，那時她要難堪到怎樣地步？所以一憑文雁做主。

當晚；文雁跟高醫生談及此事，他當然也樂而從之。

翌晨，高醫生就打電報給他的弟弟達生，叫他即日起程到縣來。

過了幾天，達生就到了徐家，由文雁替文淵介紹。當時文淵偷眼的望達生，見他的容貌比姊夫還要好些，所以心中有說不出的快樂。達生也向文淵望了一眼，覺

毀  
離。

是個美貌的可人兒。因此二人一見相憐，雖然並沒有「先行交易，」但時常形影不離。

一星期後，高醫生和文雁，達生和文淵等二對情侶，就在禮拜堂裏結婚了。當然是輻輳盈門，笙笛並奏，熱鬧了一番，新婚之後，二對新舊夫妻，更是愛深情篤開始度燕爾蜜月。

三天後，高醫生和文雁就辭了回到醫院裏。

x x x x x

星期日的早晨，天特然下起雨來，氣候也一改爲涼爽了。在碼頭上的涼棚下，擁了百餘個人，也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大家的臉上，都是緊蹙着雙眉，顯出萬分的悲痛，憂愁，惠卿和自新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原來是接劉文華的靈柩。

雨下得更大了，八點鐘時，見天和水的交界處，起了一縷白煙，從無盡遠處騰

起，於是大家都嚷道：「船來了。」一面鼓樂敲吹起來，礮竹聲也乒乒乓乓地響起來，不到一刻，汽笛「鳴」的一聲，整個的船身：已歷歷赴目，慢慢地靠近岸來。

及泊，船上的脚夫抬了一口黑的棺材，走了下來，直扛到汽車上，迎柩的人也坐了汽車送到墓地去入穴。

惠卿坐在汽車上，眼淚已遮蔽了他的視線，只覺一個活潑的喜說話的青年——文華在他眼前一舉一動，不禁的往事浮上了惠卿的腦中。

「記得在藝中畢業後，舉行聚餐會的那一天，大家歡聚在一堂。下午，你就別了衆人動身回家，自新均平和我……等幾個知己朋友，大家都揮淚而別。那時；別離恨已足夠使人難堪了。但不到二月，我到藝大來讀書，你在女中授課，大家又得歡聚寒溫了。……」

「還有一次，我和你攜手同在公園裏踏青，見『桃花人面相映紅，』何等快

樂，何等逍遙？到現在「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唉！「一別音容兩渺茫，」兩處茫茫皆不見，「真令人感有「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不一會，汽車就到了墓地。那時，天公已收斂了眼淚，但只是扳着同情之臉。

劉文華的墳墓和殷慧琴的墳，相隔咫尺。本來文華的母親，想把他葬到他父親的墳邊，但文華臨歿時，要求同殷慧琴的墳相近，所以他的母親，就買了這塊墓地。

墳的四周，都是些合抱的松柏及花草，同殷慧琴的墳彷彿。當時把文華的靈柩以禮葬之，一直忙到下午。惠卿獨步往觀，見亭亭的松柏，「颯——」地響着，似同棲息着的一對比翼鳥，「啁——」地同聲相應而歌。

「說什麼？」有一個人用手在惠卿的肩上一拍後。惠卿到不禁的一驚，回頭一看，原來是黃自新。

「回去哩！」自新說：「在此地反多陪眼淚。」

「我們也該同文華母親告辭一聲。」惠卿說。

「不必了，她這時正在痛哭着，況且她事體煩得很，我們還是回去吧！」自新說。

「唔！」二人趁衆人不防之時，就慢慢地向校裏走去。

墓地離校不過二里路的光景，所以不到一個鐘頭就走到了，自新回校，惠卿回家——那時，已是下午五時了。

惠卿回家以後，腦中只是想着文華。他覺：「人生在世，像幻夢一樣，度過了人生七期，就冷眠在野草閒花之下，豈非太無聊了嗎？人生算什麼呢？唉！……」

「的鈴——」桌上的電話鈴響了，打斷了他的思潮，就立刻拿了電話聽筒一聽，原來是同學荻君打來的，說：「晚上七時，到戲院去看影戲。惠卿就答應了。」

當惠卿正在吃晚餐時，忽然綠衣使者來送了一封粉紅色信封的信，上面寫着清

秀的鋼筆字，惠卿看了，就匆匆地拆開來，見信裏附了一塊嫩綠的像豆腐乾般的小手帕，還有一封信，上面寫着：——

「我又敬又愛的惠卿：

當你收到這信時，也許很懷疑吧？的確，字跡很生疏，句語很幼稚，請猜是誰？

時光流得真快呀！一刹那，相別已匆匆地過去了一來復，記得在上星期日公園裏夜會，承蒙你送我一扇，現在我已把它配好了，我每次觀賞之下，對於你的藝術天才，實在佩服至極，但我愚蠢，不懂圖裏的深義，如你不厭，請告我。

那天爲了自新先生的話；「第二位談。」我很冒昧的冒犯你了，後來經你解釋，我才明瞭，那時我雖默默無言，但我的心裏卻在暗暗地懺悔着。現在越想越錯，我實在太魯莽了，所以特借此函向你求恕，想在愛末，必能曲原的吧？

附上手帕一方，是我在前天晚上，費了一個多鐘頭才繙好的，右角上的二字，是我名字速寫，如蒙不棄，翕望莞納。

近幾天來，我的身體很衰弱，時常患頭暈病，但我總望你一切都和時代的巨浪挺進。

夜風陣陣的襲人肌膚，覺有涼意，更兼時光似水，已打了二時，再會吧！祝你

像春光般的明媚！

像秋月般的皎潔！

你的愛人 嬌然上

他看了，深感自己的慚愧，因為在他的戀愛史上，已經有了一頁；而且自己的熱刺刺的心，已會呈給一個女兒。同時；又感嫣然的明慧，他放下了信，高興極了。

吃畢飯，就到戲院裏去，那時，荻君已等在門口，二人就攜手入內，看影戲了。



月明星稀，夜色沉沉，玉宇無塵，微風輕拂，呈出一派幽美的夏夜景色。

「衛先生，近來交際場中，許久不見你的影兒了。」藝大的幾位住讀生，同坐在廻廊下閒談，突然吳君向衛先生這樣的問。

「唔！許久沒有去了。」衛先生有意無意地答道，像有點不耐煩的樣子

「衛先生改過自新了嗎？」吳君又問。

但衛先生只是點了點頭，默默地不作聲。

「衛先生，今晚我們再到舞廳去逛一遭吧！聽說新來了一位舞女，生得極不錯。」吳君像「落水鬼討代」似的，只用甜言蜜語誘他。

「去！」朱君自從那天晚上看見小張和曲小姐的並肩連臂，在月光下蝶躞以來，終是患着「憂愁」，此刻聽了吳君的話，就不等衛先生回答，先搶着說道。

「去！去！」有幾位同學也贊同了，但衛先生終不響。

於是他們五人出了校門，慢慢地向舞廳走去。半晌；小李問：

「今天衛先生爲什麼這般不高興？」

「你不知道？」袁君說：「他要求依小姐和他結婚，但她說：『如果你以後不上交際場，那末我就接受你要求。』所以他以後不上交際場了。」

吓唷！衛先生到是一位吸馴狗哩！」小李說着，衆人都大笑起來。

一路說說笑笑，到也頗不寂寞。霎時；已到了舞廳的門口。

爵士音樂，遠遠的傳來，這種迷人的聲調，真令人有「願寓生命於音樂之中」之感。

到了舞室後，那令人欲醉的音樂更瀟灑了，一對對的男女們，都相偎相依地輕貼着，在忽紅忽藍的電燈光下，同跳着一節的輕舞。

他們五人，也同陷在這芳香的舞池裏。

舞了一會，又休息了一會，吃些冷食。約一個鐘頭以後，其餘四人都各自回校，只有朱君還陶醉在舞女之懷。

「你有空嗎？我們同到外面去逛逛？」朱君對一個舞女說。

那舞女微笑着點了點頭，說：「讓我到事務室去請假。」

「好！我等在這裏。」朱君說：「請快些！」

那舞女嫵嫵地去了，朱君付完了茶費等，一剎那，那舞女像花枝招展似的走來了。他倆就攜手出門，駕車向食品店駛去。

「我好像有點認識你。」舞女看見朱君眉上有一粒黑痣說：「你是不是朱德林？」

「是！」朱君用驚奇的眼光望着她：「你怎麼會認識我？」

「你是不是啓秀中學畢業的？」那舞女又問。

「是！」朱君更奇怪了：「你怎麼認識我？」

「你不認得我了嗎？」那舞女紅了一紅臉說：「我會和你做過同學，你忘了嗎？」

「請問芳名？」

「我嗎？叫陳秀珍。」那舞女的臉更紅了。

「啊呀！對的，對的！我真的忘了！原來是陳小姐。」朱君大叫起來，又說：「陳小姐怎樣會弄得如此地步？」

「唉！一言難盡。」陳小姐的聲音有點顫了，眼眶也有點潤濕了說：「自從那年我和你在啓秀中學畢業後，我就隨了父母回到家鄉去。那時；我還只十七歲。但到了十八歲的那年，忽然來了橫禍飛殃，家嚴竟一病身亡。雖然「人生五十非夭，」何況家嚴已六十有餘，死亦何憾？但因我的家境，卻非常的蕭條。半年以後，家又歿於愁困中，如此一來，叫我怎能負此重任？所以我無奈，只得入此……」不禁地低泣起來。

次日陽光已籠着整個的宇宙，朱君一到校，幸還未上課，他先至教務室裏寫了一張請假單，報告昨晚因路中遇了親戚，就在他家裏住了，並說今晚仍須請假，

請求學監先生充許，那位學監先生因見其到親戚家去，也不查個明白，草草地答應了。他跨步教務室，向教室走去。

「噲！老朱，昨天幾時回來？」當朱君走進了教室，小李先問。

「在親戚家。」朱君說。

「昨晚他陶醉在舞女的懷裏。」袁君說。

「我再三的叫他回校，她只是裝聾作啞地不聲不響。」程君說。

「我沒有聽見。」朱君苦笑着對程君說。

「你不知道他的靈魂兒已被舞女吸收了，所以心不在焉，則聽而不聞，視而不見了。」小李也跟了「和調」起來。

「噤——」一陣上課鐘打過後，室內才靜悄悄地。

× × × × × ×

晚上，天空中佈滿了慕慕的鳴雲，風勢極大，呼呼地發威，朱君坐了洋車，到

亞東旅館裏去。

當朱君踏進了二號房間，見陳小姐正在對鏡晚粧。

「你來了嗎？」她回過頭來，笑着問朱君。

「唔！晚粧嗎？」朱君走來，倚在她椅子後面說。

「唔！」她又回過頭來一看，見他凝神地呆望她，於是就半嗔半嬌地說：「你爲什麼只是對我望着？難道還不認識嗎？」

「你實在太美了。」

「走開呀！讓我梳頭。」

「我們到舞廳去？」

「那末你走開讓我梳好了頭去。」

他點了點頭，就走向沙發上一坐，忽然聽得窗外起了一陣大絃嘈嘈，小絃切切的琵琶聲，他被好奇心所驅，推窗看個明白，原來外面下着瀝瀝的夏雨。他閉了

毀  
滅

窗，回頭見她已晚裝初罷，覺分外嫵媚，她因天生麗質，「卻嫌脂粉污顏色，」所以只是淡掃蛾眉，便覺風流綽約了。朱君就揷了揷「僕牌，」叫茶房去叫了一輛汽車，他倆就坐了汽車，「嗚」的一聲，飛也似的向舞廳駛去。

一三

星期六的下午，藝大是放學的，午後朱君就到亞東旅館去。陳小姐的病勢已漸見有起色，和他能娓娓不倦，但朱君恐她病後體虛，對於多談話是不適宜的，所以就叫她睡下，自己在房裏背着手踱來踱去。

一陣梵啞鈴聲和瀟灑的歌聲，從隔壁三號房間裏縷縷的送出，這歌聲琴聲，實在使人有不得不陶醉的權力。

「唉！隔壁一向無聲的，怎麼今天會有這歌聲琴聲起來？難道有客人住了嗎？」

「他暗想着，二脚不自主地踱出了房門，到隔壁三號房間裏的門縫一張。

「啊呀！我真是個糊塗蟲。」他不覺這樣的喊道。裏面的女客人像有點覺到了，「呀」的一聲，門開處，顯出了一位姑娘，是前次在舞廳裏表演草裙舞的。那時；朱君到有點覺到窘着不安，但那位姑娘，卻笑迷迷地說。

「請進來坐坐，」她像還有點認得。

「謝謝你，我打擾了，對不起得很。」朱君邊說邊走進去。

姑娘把門關上了，朱君瞭眼一望，見窗邊坐了一位年紀較輕的，比這位姑娘更要嬌麗的姑娘，手中拿了梵啞鈴，很自然的望了他一眼。

「請坐，」姑娘擺手勢，又指着坐在窗邊的姑娘說：「她是我的妹妹，請不必拘束。」

「謝謝你。」朱君向沙發上一坐說：「兩位小姐的音樂天才，實令人佩服至極。」



「不要取笑，我們都是門外漢。請問先生尊姓大名？」

「敝姓朱，賤名德林。請問兩位芳名？」朱君再反問她倆。

「她叫林娜。」姑娘先介紹她的妹妹。又說：「我叫羅曼。」

朱君趁機約她倆今夜到公園去，但羅曼因今晚是雙日——星期六——所以夜裏沒有空，當面謝辭了，林娜答應了。

大家又閒談了一會，朱君向她倆告辭，臨走時對林娜說：

「林娜小姐，我晚間六時來約你。」

林娜微笑點了點頭。朱君就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去。那時陳小姐還正在酣睡，他就坐下了閒翻着桌上的一本冰心詩集——繁星——但腦海中只是惦念着林娜，覺她比她姊姊更嬌小美麗，半晌，陳小姐醒了，見朱君一本正經的在看書，就笑着說：

「多用功！」說着又「嗤——」地笑了。朱君見她病後的面頰，削瘦了許多，

但不覺她更清秀了，真的「豐韻偏宜瘦似秋，」「一顰一笑比花真。」

「走開吧！讓我再睡一會。」陳小姐轉個身，朝床裏睡着。他就把單被替她蓋好，又輕輕地附在她耳邊說：

「陳小姐！今晚我還要會個朋友，你不必等我，或者我要住在他家的。」

她全不介意，也不回答，只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他就起了床，穿了衣服，吃了些大菜，悄悄地到二號房間去。

那時；羅曼現不在了，只有林娜一個兒坐在沙發上，見他進來，她也立起來招呼。

「晚安，朱先生。」她微笑着擺一擺手說：「請坐。」

「晚安，林娜小姐。」說着；就在桌邊的椅子上坐下，脫：「用過夜餐沒有？」

她含笑着點了點頭。

「羅曼到舞廳去了嗎？」

「唔！」她又點了點頭，說：「她今晚不來了，因為要到音樂會去。」

「林娜還有什麼事嗎？」他說：「我們早點到公園裏去談吧？」

月色昏昏地，星子也很黯淡，像美人惺忪的睡眠。風兒微微地輕拂着，一切都是呈着沒精打彩的神氣。

剎那已到了公園，他倆下汽車，買票入園。陣陣的芳香，送入遊人的鼻中，澄清的溪水，沁人肺腑。——這不是愛的園地嗎？

他倆沿途談談說說，不覺已走到了湖濱，朱君勾起了玩舟的興味，說：

「林娜，我們去泛舟吧？」

她點點頭答應了。

說着；就僱了一隻小舟，蘭漿輕划，船動萍開，碧波輕盪，水光瀾灩，夾岸的灌木濃蔭，清秀嫵娜，在微風中緩歌漫舞。艇子到了「望月樓」邊，這是一個最幽

靜的地方，朱君就將艇子泊在白蘆旁，拿出梵啞鈴，拉着一曲名歌——曼麗我愛你  
林娜不覺掀起猩唇，吐出縷縷的清歌。……

朱君又拿起梵啞鈴慢慢地奏着，她跟着琴聲清歌。

載着一對情侶的小艇，從白蘆後面搖來，經過了朱君的船邊，向前面搖去。

一圈圈的水紋，從近處直滾到兩岸邊。

#### 一四

夏雨又開始作它的工作，像鵝毛般的灑着。朱君和陳小姐正在三號房間裏閒談  
他很無聊的望了望手錶，已是下午的二點鐘了。

「陳小姐，你這幾天獨睡寂寞了。」朱君坐在床邊，笑迷迷地對她說。

「寂寞便怎樣？」她也笑着問。

「我加利補還。」

「怎樣？」

「我來伴你睡。」

「呸！你怎麼不說別的話？」

「那末我就說別的話。」他說：「你我定於幾時舉行結婚？」

「隨你……」她紅一紅臉。笑了笑說。

「我想讓我放了暑假，這學期我也畢業了。」

「唔！」她點了點頭。

「這間房子靠近了馬路，聲音很煩雜，於你病後的身體不適，我想換了一間要較清幽些的，你的意思怎樣？」

「隨你！」

其實；朱君是用計；因為他時常要到二號裏去，恐怕相隔咫尺，容易被她聽見

聲音，所以想了這個計劃，把房間換得較遠些爲方便。

今見她已答應就欣然的揪了揪「僕牌」，茶房進來了。

「可有空的頭等房間？須要清幽些。」他問。

「有！十二號。」茶房立刻信口的回答。

「我要換一間。」

「好，先生請來看看。」

他就跟了茶房，到十二號房間去。茶房開了門，讓他看。

「好！」朱君一瞥說。

「那末請先生換過來。」茶房說。

「唔！」他點了點頭，回到三號裏來，扶了陳小姐，到十二號去。

「你看這裏比三號好得多了嗎？」朱君很得意的說。

「唔！」陳小姐向四周草草的一望，就躺在床上說：「空氣比三號裏好，又比

三號裏清幽。」

他見她連連的稱讚，很欣然的安心了。

「陳小姐，我今晚還有朋友約我，所以又要請你獨眠了。」

「咦！你說今晚伴我。」她的雙眸放出奇怪的眼光望着他：「你的事太多了，真的『貴人多忙事。』」

「呀——」的一聲，原來是茶房。

「做什麼？」他問。

「先生！有客人請你去。」茶房說畢，就遞給他一張名片。朱君接了一看，上面寫着林娜的字樣，反面鉛筆字寫着：

「見條後，請速來二號房間一談。」

朱君就從西裝口袋裏，摸出一枝鋼筆，在鉛筆字邊寫着：「蒙邀即來」四字，叫茶房仍舊拿去。茶房就退出了。

「誰？」陳小姐問。

「朋友」朱君信口回答；「我去去就來。」

他出了房門，向二號裏走來。推門進去，見林娜正在梳頭。

「你來了？」她回眸一笑說。

「唔！羅曼呢？」他見羅曼不在，所以問。

「我姊姊這幾天晚上不回來了。」

「爲什麼？」

「她已經結婚了。」

「同誰？」

「和羅華。」

「幾時結婚？」

「還只前天。」



「那末你呢？」

「我？怎樣？」她不懂他的問意。

「結婚？」

「呸！」

「羅曼等幾時來？」

「沒一定，不過……」

「呀」的一聲，打斷了她的話。二人視線，都集中在門開處，原來是羅曼來了

「哈！說到曹操，曹操就到。」他欣然的說：「羅曼小姐，恭喜了。」

「朱先生也在嗎。請坐下，不要客氣。」羅曼說着：在沙發上坐下了。

「姊姊！你怎麼今天會來？」

「我沒事，來和你談談。」

「那末我告辭了。」朱君說。

「不要緊，朱先生，我們都是知己者。」羅曼說。朱君又坐下了。

大家又閒談了一會，朱君說：

「你結婚爲何連喜酒也沒有請我吃？」

「匆匆之間，一切都從略了。如果朱先生要吃，我現在來補你好了。」羅曼

說。

「不過我還沒有送禮哩！」朱君笑着說。

「自己人說什麼客套。」羅曼也笑了。

「那我到吃雙料喜酒了。」林娜也笑了。

一五

一天早晨，朝曦從東方水平線上浮起；亞東旅館十二號房間裏，充滿了兩種聲

音。

「你既然愛她，爲何當初來纏我？……」陳小姐啜泣。

「纏你？哼！」朱君的太陽穴上，暴起了幾根青筋，說：「你不過是一個舞女什麼纏不纏？」他說着，又用拳頭在桌上一敲：「況且現在我又不曾餓你凍你，難道我不要走嗎？」

「走當然可以，但你爲什麼要別有他戀？」

「他戀？嘿！你能管我！」說着；就舉起右手，在她的腮上重重的打了一掌。她的哭聲更高了。

「老實說，你要滾就滾，從此我也不來了。」他說着；就披了外衣，開了門走了。

從此；他再也不來了，陳小姐終日泣着。——

他倆爭吵的原因是爲了羅曼：——

昨天晚上，陳小姐已熟了，朱君還立在窗邊閒眺夜景，忽然「呀」的一聲，茶房推門進來，持了一張名帖，朱君接來一看，原來是羅曼約他到公園去談話，他匆匆之際，把名帖放在桌上，同茶房出來，見羅曼打扮得花枝招展般的向他招呼，二人就相依相偎地到公園去。

陳小姐因天熱，不能安眠，醒來一看，已不見朱君了，只見桌上放了一張名帖，她只道是朱君的留條，就起身拿來一看，上面寫着羅曼二字，反面卻寫道：「見示後，請同往公園一談。」那時；她不禁的疑心了，就叫茶房進來問！

「我家先生出去了嗎？」

「是，同了位女子。」茶房答道。

「唔！你出去吧！」她說着，茶房諾命而退。

陳小姐心裏暗想：「在我初來的幾日」，他只是伴着我。近來半月，他不常來了，恐怕出了亂子吧？」他越想越疑，就穿了衣服到公園裏去。

刹那；已抵園門，她就信步進園，沿途暗訪朱君。未幾；她發現了朱君同一位女子，同坐在樹林裏，她就躲在後面，聽他倆談話。

「我愛，現在我的丈夫要調任了，我倆分離的日子在即。」羅曼說。

「你丈夫要調往那裏？」朱君問。

「回去了。」

「恭喜你。」

「到了現在的地步，還有什麼喜可恭賀？」她的語氣稍加激烈：「我只爲了分離擔憂。」

「我有辦法，可使我倆永不分離。但須你幫助。」他說。

「噢？那好極了，我一定能竭力幫助，我愛，你說：是什麼辦法？」她很驚喜

的急問。

「我想去做你丈夫的秘書，這事你可有法幫我成功？」

「噢！好辦法，可以可以，我一定去設法。」

「如成功後，你我可永在一起。」

「好！明晚請你等在此地，我給你回音。」

「哼！」陳小姐實在忍不住了，就從樹後走了出來。

「陳小姐，你……」他大吃一驚，怔住了下面的話。

「嘿！騙得我好。」她說着，回身就走。

「陳小姐，陳小姐，……」他在後面喊着。但她總不回頭，一直向園外走去，

朱君也只得沒精打彩地跟出來。

當朱君回到旅館裏，見陳小姐和衣躺在牀上，臉朝牀裏。他像老鼠見貓似的，輕輕地走近牀邊，老着面皮，笑迷迷地說：

「陳小姐爲何不脫了衣睡？」他說着：就伸手去替她卸衣。

「走！你去戀那個妖精好了。」她打脫了他的手。

頰上打了一個掌。——

朱君只是向她求恕，陳小姐只是嚶泣着，直到翌晨，他老羞成怒，恨恨的在她

晚上；到公園坐了一會，偶然回頭一看，見羅曼臉上盈滿了笑容，走來說：

「成功了，我同你去見我丈夫。」

「那真好極了。」他說着，兩人出了園門，坐了大使汽車，到大使館來。

不消一刻，到了大使館門口，二人下了汽車，直走到會客室裏來。

「請坐！讓我去。」說着；她就走出去了。僕人送了一杯咖啡給他。

不一會，羅曼同一位男子進來。

「這位就是我朋友，朱德林先生。」她指着朱君，對那男子說。又向朱君介紹

那男子；「這位是羅華。」二人握了握手，微笑了一笑，大家都坐下了。朱君見羅

華是一個壯年的男子，高高的鼻子，八字形的鬍鬚，深黑的頭髮，這時間答起來。

一日羅華忽然瞥見了她枕頭邊的一張照相，就隨手拿來一看，卻是朱君和羅曼的。羅華不見猶可，一見後，是不覺怒髮冲冠，睜視着羅曼，但她還只道是在賞鑑她的姣容，所以一動也不動地，瞑目着微笑。

羅華立刻離了牀，走到桌邊，從抽屜裏取出一個橢圓的小匣，把它打開，拿出一柄手鎗。

「羅曼。」他狠聲的喊。

「唔！什麼啦？」她嬌聲的回答，但雙眸仍舊閉着，臉上仍舊露着笑容。

「看！」他的聲調更提高了。

「什麼？你……」當她張開眼睛一看，把她下面的話怔住了，他高舉着手鎗，睜視着她。

「看！」他指枕邊的一張照像說。她回頭一看，不覺大驚失色。

「快將你和德林的經過告訴出來。」



「……」她不作聲。

「說，快告訴我。」他更凶猛了。

「……」她又不作聲。

他拿了照片和手鎗，銷了房門，到朱君的房裏來。那時朱君正在預備睡覺，見羅華帶怒的進來，手中又握着手鎗，不覺也大吃一驚，但只得裝着鎮靜的樣子，笑着問：

「有何貴幹？」

「看！」羅華把照片向桌上重重的一放說。

朱君瞭眼一瞥，更驚得魂飛魄散，正想與羅華拚個你死我活。不料羅華「砰」的一響，彈子正中朱君的右肺，他應聲而倒，血流如注

羅華見目的已達，就回到自己房裏，開了鎖進來，見羅曼正在嚶泣着，他餘怒未消之際，又「砰」的一鎗，羅曼也死了。可憐紅顏薄命。

他打完了，就把手鎗放在牀上，邁步的走出房門，叫起衆人，連晚將他倆葬到公墓地去。他自己也就去自首了。

後來，陳小姐因生活無着落，也因愁而自殺了。

## 一六

酷熱的夏天，星期六下午，因校方還未發表會試消息，所以惠卿還沒有回鄉去。坐在房裏，正踏着鋼琴消遣；忽然聽見「得得」二響敲門聲，他很驚疑的走來把門一開。

「哦！原來是林小姐，」他又驚又喜的說：「請進來裏面坐坐。」

「唔！」嫣然微笑着應了一聲說：「我擾了你的奏琴了。」

「獻醜了，恐是濁技污耳。」

「柳先生的琴韻，實在令人陶醉。」她跟着他進來，在沙發上坐下說。

「不要譏笑。今天機會難得，請林小姐來奏一曲，以飽耳福。」他也在沙發上坐下了說。

「我不會彈琴，況且我還有別的事情。」

「別的事情？」他聳上了二眉，很疑的問。

她點點頭，打開了自己的手皮篋，拿出幾張遊藝會的入場券遞給他說：

「我校裏明天下午開遊藝會，這幾張入場券送給你，並且要煩你客串一齣梵啞鈴獨奏。」

「我對於梵啞鈴雖然愛好，但嗜而不精，所以斷難從命，請原諒。」惠卿接過了入場券，很謙婉的拒絕她。

「你不要客氣，我時常聽得影姊說，你對於梵啞鈴可推爲藝大的獨步。」她狡笑着說：「況且我已同校裏的教務長說好了，把你的節目業已排定，我校裏已有請

帖。」說着；又打開了皮篋，取出一張信箋遞給他，他欣然的接來看：

「柳先生大鑒，敬啓者，敝校定於本月×日，（即星期日）下午一時，開始舉行遊藝大會，歡迎各界人士參觀。」

今由敝校學生林小姐之介紹，聞貴先生之藝術何欽，故敝校冒昧，特請貴先生客串梵啞鈴獨奏一節，是所至禱，幸請勿卻。頌

學安：

女中教務處啓

「不過我會而不精，怎麼辦呢？」他看畢說。

「你不要客氣呀！」

「那末我就答應了。不過也要請你許我一件要求。」他說。

「你說，是什麼？」

「請你唱一曲歌。」

嫣然「嗤」地笑了笑，微微地點一點頭。惠卿奏鋼琴嫣然依韻而歌。

曲畢，餘音嫋嫋，還在空中蕩漾。

二人又坐在沙發上，討論「音樂」問題。

「音樂是世界上的什麼？」她說。

「簡單的來說；音樂是人世間每一個人都知道享受的藝術。」他說？「我以為在現代的時候，藝術是人生的第二生命。這音樂，不過是藝術中的一個原子，但它的功效極大；它以幽揚頓挫的音調，使傷心者宣發出無限的怨訴；反之，它以眉飛色舞的音調，來感化一班哀愁的人們，同時；它是人生精神上唯一的安慰者，所以我敢喊一句：『音樂是萬能的，音樂是偉大的。』」

「那末藝術的功效更大了？」她又問。

「那當然囉。」他很快的給予回答：「藝術的功效，對於小我，對於家庭，對於社會，都有裨益。」

翌日中午十二時半，嫣然坐了自備汽車，來接惠卿一同到女中去。

當他倆跨下汽車，走進校門時，嫣然的同學們都朝他倆投了一下疑惑的眼光，有的朝他倆笑着，看着，交頭接耳的互相說着，做出種種鬼頭鬼腦的形態來。嫣然也不管她們，只是引惠卿到教務室去。

那時女中的教務長，正在忙忙的親身招待各位請來的賓客，嫣然就替惠卿介紹了，教務長顯出萬分的殷勤，引導惠卿到來賓席坐了。

不一會，燕影也來了，她見了惠卿，很神秘的一笑，惠卿也付之一笑，就算招呼了。

一點鐘，「瞿」的一聲口笛，整個的會場，由煩譁而成悄然了。

幕布啓處，顯出九個天真爛漫的女孩，都是八九歲模樣的，穿了粉紅色的舞衣，跟着音樂隊的節拍，同蹈着輕幽的曼舞。

以後又是些平劇：話劇，歌舞……等節目，但本校同學表演的最後一幕，就是

林嫣然和張佩芬二位同舞，這是最精彩的一幕，但聞會場中的鼓掌聲迭起。

次後，就是來賓的客串。當每一位來賓上去表演之前，先由介紹人來介紹一下：惠卿的介紹人是嫣然，所以當惠卿上臺之前，先由嫣然向大眾介紹，然而他又說了給句謙詞，才提起梵啞鈴奏了一曲秋夜。

不到一刻，他奏完了秋夜之後，很從容的向觀眾點了點頭走下臺來。聞掌聲雷動，教務長又致謝了一番。自此後，惠卿的「梵啞鈴家」的美名，已遠播千里。

當時，惠卿在開會未終之時，就告辭了。嫣然直送他出校門，叫她家的自備汽車，送到他家裏。

數天以後，教育局會試的公文，已到各學校了，惠卿自新燕影嫣然等四人都在及格之列，准予畢業，各校分發文憑，大家當然很感快慰。惠卿柳霞自新燕影等四人，就擇日同歸故鄉，嫣然悄悄的問惠卿說：

「今天一別，不知何日再能會見？」說着，她不禁的滾下二串淚珠。

「林小姐請勿難過，我們在不久的將來，就可會見的。」

「你再出來嗎？」她微露喜色的問。

「你忘了嗎？」他問：「自新和影姊結婚？那時你可到我家來玩玩，我們又得聚首幾天。」

她點點頭，但眼前的離恨終不能抑住。

無情的輪船，載了她的情人去了。同時他也感到同樣的難過，乏術，他倆唯一的希望，就是自新和燕影早日結婚。

輪船走了一夜，就到了埠頭。他們四人又坐了長途汽車向鄉鎮駛去。燕影的家比鄉鎮近三里路，所以早到了家，次後他們三人到鄉鎮。

翌日自新家裏就遣了一個僕人到燕影家來，請求在下月一日，於鄉鎮結婚，影的父母也充許了。兩家各發請帖吃喜酒。那時；不但是自新和燕影快樂，就是惠卿和嫣然，也都歡欣得雀躍一般。



嫣然將請帖給她父母看了，說是女朋友結婚，他倆老也允許了。當離吃喜酒以  
前的三天，她就到了鄉鎮。

在她未動身前，就寫信通知惠卿和燕影，所以當她下了長途汽車後，惠卿和燕  
影柳霞三人，已等在車站上。大家一見之下都快樂極了。

當時柳霞定要拉嫣然到她家去住，惠卿也把不得如此一來，影見他倆如此殷  
勤，也就不強留嫣然，所以嫣然同惠卿和霞等三人，都到柳家來，那時燕影全家已  
到鄉鎮來了。

## 一七

離結婚期還有一來覆的左右，嫣然全家都到鄉鎮來，林夫人先到柳家來拜訪柳  
夫人，二人睽違數年，如今一見，怎不喜出望外？寒溫了一番，柳夫人叫惠卿出外

與林夫人相見，林夫人見惠卿一表人材，心中也暗喜。

翌日，在報上，登載着下面的一段結婚啓事的廣告。

又過了幾天後，是他倆的星期。上午各賓客都紅男綠女，車輛盈門。

到了時候，就宣佈結婚典禮；見惠卿穿了黑色的體服，頭上載了高頂的絲的禮帽，他身旁二個也穿西裝的青年，挽住了他的兩臂，從左邊向證婚席走來。

嫣然穿着粉紅色的禮服，外面用紗的斗篷罩着，二手捧了一束鮮花，她身旁也有二個穿時裝的少女挽了她的二臂，她身後也有幾個天真爛漫的女孩，揭起了她斗篷的末端，從右面向證婚席走來。

走到證婚席前，他倆並肩而立，各人拿出圖章，在結婚證書上依次印下，他倆又相互的調換了結婚戒。證婚人開始朗讀結婚證書。二人向證婚人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又向主婚者行了，然而兩人才彼此相禮。

……今天柳君與林女士舉行結婚典禮，但願鸞鳳齊飛，松柏並茂，百年好

合，千古風流，才子佳人，效古梁孟，作一個新時代中的夫婦的典型，也不免我證婚的一團熱枕。……」

以後周師母也演說了幾句，逢春和裕厚又致謝詞。畢，就開喜筵了。

筵終，柳霞悄悄的溜到惠卿和嫣然的新房裏，那時；房裏都坐滿了許多男女，

大多數是他倆的同學。

「嫣然姊！你今做了我的嫂嫂了。」霞走到嫣然面前，半趣笑半諷刺的說，嫣然不禁的紅了紅臉，引得衆人大笑。」

「嫣然姊，我本來就知道你倆是心心相印了，今天果然不出我的預料，你和我的哥哥，哦！是你的情哥哥結婚了。」說罷；「格格」地大笑起來。衆人的笑聲越高，嫣然的臉兒越紅。

「嫣然姊，在今年的春假裏，你和你的情哥在公園裏第一次的會見後，我不是對你說過，我希望你倆早些結婚，那時你還要作假惺惺的來打我。現在呢，你再來

打我嗎？」

「啊！嫣然姊，我今後還是仍舊這樣的稱呼你呢，還是叫你嫂嫂？」霞又笑着說：「由情人而改稱丈夫，由愛人而改稱妻，哈！才子佳人，天作之合。」

「嫂嫂！你同哥哥爲何娓娓不息？我今說了這樣的許多時候，你只是紅着臉不響，是不是我沒有資格和你談話嗎？那末我就去叫哥哥來跟你談。」她說着，又走到惠卿處來。

那時：室內衆人像看文明戲般的，只是看着，笑着，不響。

「哥哥！恭喜恭喜！尊夫人要請你過去談談情話哩！」

惠卿只是斜視了她一看，不響。

「怎麼啦？尊夫人請你過去談愛呀！你看！她多麼的美麗？真是人間的一位伴侶。」衆人只是笑着。

惠卿覺又好氣，又好笑，但外表只是鎮靜。

「你還記得嗎？第一次在公園裏，尊夫人走後，我說望你倆的婚姻成功，你怎麼樣說？是不是說難爲情嗎？現在已實行了，那末我看你今晚不要到尊夫人的房裏去。」她又回過頭來向嫣然問：「嫂嫂對嗎？」衆人聽了，又大笑一陣。

霞說着：又走到嫣然處來，拉住了她的手：

「嫂嫂，你看今日華堂聚慶，我卜他年蘭夢成祥，早抱麟子吧！」她說畢，嫣然的面上紅得像棗一般，恰巧柳夫人進來了說：

「霞這樣大的人還要吵。」說時；映也走進來了。霞只得撒嬌撒癡般地同映倚在柳夫人的懷裏。柳夫人苦笑着說：

「二個大孩子倒不如抱在懷裏吃奶的嬰孩！」

她又同衆人閒談了一會。逢春進來了，說：

「外面衆賓客說，叫惠卿和嫣然去唱一隻燕爾新婚。」全室的人們聽了，也萬分的興奮，大家都擁了出房，霞拉了惠卿，映笑了嫣然，直向禮堂上走去。

禮堂上的衆賓客見了，都拍手相迎。

走上台後，惠卿拉起提琴，嫣然鼓起舌簧，二人一唱一和，奏出一曲燕爾新婚曲終；鼓掌畢，自新說：

「讓我們來唱奏一曲頌歌，替你倆祝頌。」

惠卿笑了一笑，擺一擺手，表示萬分的歡迎。於是自新奏鋼琴均平奏梵啞鈴，燕影開始唱了。

一八

新婚之夜，惠卿和嫣然才相互得到了安慰。二人在夢中，又憶到度蜜月的旅行的目的地，要怎樣的消受這寶貴的蜜月。

.....

奏一曲。」

「你怎麼說出這種話？」

嫣然不答，只對他微笑了一笑。

半夜後一點鐘許，嫣然，忽然她身上感到一陣昏昏的惡熱，熱得像火炙一般。

「什麼？你。」惠卿懵懵的問。

「熱得怪難過。」

他就用右手伸到她胸前，在胸膛裏按了一按，覺炙人般的怪熱，他就立刻起來到賬房裏邊去打了一個電話給醫院，把嫣然送到車上，向醫院裏駛去。

「這位太太患的是心臟病和傷寒症，其病勢極重。」

惠卿到了那時，也束手無策，一面請求醫生竭力醫治，一面去打電報給她的父

母，和自己的父母。

幾天以來。惠卿寸步不離嫣然的病房，醫生屢次的告訴他，叫他不宣時常在病房裏，最後；他才自己負任每天當四小時的看護，來服侍她，但她的病總是一天重似一天。

一天，他倆的家長都到了上海，馬上到醫院裏去探望她，見病勢這樣的厲害，只得終日憂愁，除了蹀躞興歎外，都沒有別的辦法。

二天後，大家正在店裏商酌，忽然茶房進來，向衆人像報告式地說：

「剛才醫院打來電話，說太太已沒有救星了。」

大家聽了，都像受了晴空霹靂，尤其是惠卿更甚。

x x x x x

陰沉沉欲雨不雨的天氣，空中猙獰的怒雲，正像惠卿心中的愁雲，交織出憂哀的情緒，是生命上的瘡痕，他情願斷頭，而不願斷情——雖斷而絲連——他情願斷



世界上任何的女性的情，而不願與嫣然斷情，現在她既然死了，他只得永遠的保持着這一顆曾完全向嫣然洩漏熱情的心。

他回憶到在飯店裏嫣然曾對他說：「我死以後，請你每天到我的墳上奏一曲歌。」他不敢負了她的遺命，所以決定從今天起，每天到她墳上奏一曲歌。他想罷，就帶了一架梵啞鈴，走到她的四圍翠竹中的長眠處，才拉起提琴，依韻而歌。

— 毀滅完 —

康德九年一月五日印刷  
康德九年一月三十日發行

毀

滅

①定價壹圓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人

敬樂然

新京北大街三十號

發行人

海藻

新京北大街益智書店

印刷人

劉守業

新京西三道街財神廟二四號

印刷所

益智書店印刷部

新京西三道街財神廟二四號

總發行所

新  
京  
市  
北  
大  
街

益智書店

電話二一五一九一  
番  
振替新京二三五六號



# 82  
486422

# 82  
486422

